



快雪堂集卷之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表

鹿門先生洎配姚孺人墓表

公姓茅氏諱坤字順甫別號鹿門先生歸安之華谿人也公少負高才登嘉靖戊戌進士知青陽丹徒二縣俱有惠政擢禮部儀制司主事改吏部稽勲司坐飛語謫判廣平府量移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擢廣西按察司僉事以府江功

晉俸二級隨擢河南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旋
中吏議自牽絲至解龜七八年宅憂薄謫居四
之一僅於署府江道一試其奇方駸駸用事而
遂爲忌者所阻鬱其文武材用顧得優悠林下
五十年文章埒于作者晚見仲子縉登甲科蘭
秀玉茁于庭階躋九十而上賓此亦人間所希
覩已公之生平業已具今大學士山陰朱公所
爲誌中宏詞茂實縣諸日月矣而仲子縉復以
表請余於縉有禮闈之契二十年間屢登公堂
習公特深又安敢辭夫表者標也標其行事尤
卓卓者使後之人共見之宗仰無已也公自筮
仕卽有時名前後執政者爭欲引之幕中爲重
而公故避之名所從高謫所由作謫之不已屏
之蠻夷至斥逐之而後快噫甚矣然公之所以
爲公者自在誰得而抑之其令丹徒也歲大旱
饑甚而徐沛已北稍登閉糴穀涌貴公檄爭之
爲罷令或請勸分公曰不若出庫金及督富家
遠致穀而近市穀可平又請議蠲公曰蠲之德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細不若議折折則粟留而於公家無損上官皆
從之於是議賑故事行賑徒飽里胥之腹且聚
饑者于城邑駢死者多而仰活者少又據見藉
流亡不沾一粟而公不然單車按行封內遍予
粟若粥遍而不擾旬月之間所全活以萬八千
計丹徒田半枕山半瀕江江田稍腴不大受旱
而山田稿矣公括所蠲額與折而羨之額及他
弛力省厨傳之額盡予山田省賦半而江田不
加賦是時蜀漢豫章及江淮間無不苦旱吳越

尤甚公所條上便宜執事者俱通行之因著爲
令以故吳越千里饑而不害仁人之澤遠矣哉
公居南曹時以萬給事文采故執政者銜之入
骨尋有粵西之命其意蓋中公以瘴以兵而公
卒以兵顯粵西諸部與猺獞相錯府江尤險正
德大征官兵殲焉因據鬼子等砦時出剽掠侵
民田廬其勢張甚至縛陽朔令殺之時方議大
征而制臺應公櫛才公檄署府江道屬以兵事
公策之曰大征非十萬不可兵未集而謀洩賊

且走險所芟薙特老弱或以良民充數費多而
功贖不若雕勦雕勦者如雕之搏兔然匿於無
形徐起而攻其不備可以得志願假便宜從事
應公稱善於是退勒部下得五千人簡練爲上
中下三隊日飽而習技射或衷甲出賊駭爲備
則以校獵歸久之賊益懈而我兵願得一樂戰
間募人入賊中圖其山川扼塞聚砂指畫了如
目睹於是以十月朔分兵爲七校校一長各授
函符方畧按道里時日啟函無得先洩師去鬼

子砦僅百餘里故迂其道遠者先旬日發惟當
鬼子砦者卽日發師所過榜曰 朝廷起兵十
萬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無罪其各自完
有敢動者移兵先滅之諸夷酋望我師旗幟滿
山谷不測多少又惑于道榜語相顧膽落伏不
出雖諸校各按符分兵自戰其地亦不測我師
多少十五夜兵集連破十七砦鬼子砦懸崖密
箐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斬首百六十
生擒三百八十七獲牛馬及走死者無算返民

田萬餘頃不費一矢斗儲而雪覆師戕令之恥
竟以五千兵成功 天子嘉之下 詔褒美應
公晉兵部尚書而公加俸二級我師之將接戰
也天且雨公念將士深入崖箐良苦爲焚香露
禱俄而霽已度捷且至啟轅門坐武帳中令曰
急鳴鼓左右愕不省跪問故公曰進兵勦鬼子
等若破矣語未畢緹騎馳而鳴鉦連呼捷者三
左右無不縮舌惴恐蓋左右故入諸夷酋賄爲
之耳目至是始懾伏邏拜上壽云公之善兵事

如此使不驟奪公官得致中丞司馬鎮邊疆典
樞密寧憂強倭勁虜哉嘉靖間東南中倭績溪
胡公宗憲爲制府料敵設間卒成大功以靜海
氛公之策爲多縉之言曰公晚年按邸報策東
西二役勝負久近往往如指掌兵家信有別才
已世俗知公大都以文章故余於公之吏績武
功特詳焉公爲人拓落推心置人腹中與人交
有終始嗜義如渴初不問生產其享素封之業
則姚孺人實有助焉孺人先公二十六年卒聰

明剛果治家嚴內謹筭鑰米鹽外督諸臧獲田
桑紡績子女婚嫁絕不以煩公故公得一意于
著述以成其名至貫魚無專樛木有庇大啟子
姓以亢而宗卽以稱女而丈夫可已公生平所
著集白華樓稿最著常言此逸氣始自司馬子
長千餘年得歐陽子又五百年得茅子豈虛言
哉公長子翁積才而中天故識余仲縉季維俱
能世公業至翩翩以詩顯名則補公未備矣感
逝波之不捨哀清暉之眇然痛老成之凋謝追
典刑于遺編刊玄石以表德媿蕪言之難宣其
辭曰

乃祖三茅分治華陽仙源遠啟華谿近昌懿茲
先生錦心繡腸允文允武施而未光相門炎炎
公願卽涼與其瓦全寧玉而傷半百衡門其樂
洋洋挹彼注茲世載芬芳非獨富貴兼有文章
厥配惟姚淑慎齋莊博求窈窕用廣嬪嬙無非
無儀以翌其良士行女德萬禩馨香詔爾子孫
式斯無忘

小雲堂集 卷之十七
誥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四川按察
司僉事舜原楊公墓表

嘉靖季年文武大臣上所倚重係中外安危稱
宮保兵部尚書楊公博晚改吏部進孤卿功名
益盛卒謚襄毅學士大夫至今誦說之不衰而
究其所自生則四川僉事舜原公也公山西蒲
州人起乙科筮仕河南之扶溝縣丁外艱起補
陝西之扶風有惠政至今尸祝之選授御史有
直聲忤權貴調大理評事遷寺副出爲四川按

察僉事分巡川北道駐節保寧尤勤厥職其所
興建一以利民不屑屑浮費卒忤臺使者中公
以言當從調遂堅臥不出竟以襄毅三品考績
詔封公通議大夫如襄毅官明年乙卯卒春秋
六十五與田太淑人合葬州城東之王莊村叅
政裴公紳狀其行事以授學憲馮公惟訥志其
墓而銘之矣又五十年所尚書之幼子某以水
部郎權吾浙南關稅務余以鄉紳幸事水部公
一日以幣請曰吾大父舜原公功德巍巍實啟

尚書公而大之諸不朽之事有狀若誌銘在而墓表尚缺非所以揚祖烈成先志敢請諸下執事余一再辭不獲乃敢唯唯按狀公諱瞻字叔後舜原其別號也舉正德乙卯鄉薦嘉靖己丑襄毅公成進士而公以父命選授扶溝令到官三日父憂去職改令扶風值歲饑受上官檄賑貸多方規畫縣民無一孳者明年又大旱飛蝗滿野公禱于神一夕大雨如注蝗則死盡時縣有巨盜張甚公禽數人杖殺之榜于市曰敢盜

一粒罪如之先是公過武功康太史海謂三月可報政康微哂已而道不拾遺數之果三月康大服製詞以頌過平涼韓王問弭盜之術公曰官不盜而後民從之王亟稱善縣士久無登科者公建崇正書院羣士業其中親爲講授嘗以夜偵視別其勤惰自是登名者相繼善課農桑夜出聞紡績聲輒喜犒以薪水民故益奮致大饒鄰訟不決多質于公公爲剖析數語立定治行最關中臺使者交章薦召赴闕下扳號萬人

立祠祝公王太史九思及康公俱有文勒石至京授貴州道監察御史首言薛文清倡明理學宜從祀孔廟尋受命按江北時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奉旨江行旣至眞州忽議從陸公不可乃止初從行諸闈所在驛騷吏人引以白公公厲色叱之諸闈熟視曰是止由陸楊御史不可犯也亟去之其以直見憚如此壽州三面臨水每決輒壞城廬公作石隄三十丈捍之閱月告成州守劉某怙勢貪暴公首按其罪一夕解印

綬去指揮蘇綱執政夏至戚公離京時當面囑焉其人每過江北當路者望風省候公旣不往又不入其謁其人恐亟如京白執政果大恚調公評事徙寺副辛丑出爲四川僉事分巡川北駐劄保寧保寧爲秦蜀襟喉公度得要害數處乃城鎮壩關巴峪以拒巴中乃關七盤關朝天關梅嶺以界川陝以立劔門外戶保寧城圯公伐石甃之一如壽州時公所在勇于興作但其擘畫詳而善勸率民不告勞事暇羣諸生講解

不倦學校興起癸卯保寧舉者八人錦屏書院
將相堂遂寧樂至二縣廟學皆公繕治舍館梁
驛煥然一新某御史按蜀輒信飛語殺人公多
所救正御史後以酷敗代者忌公騰謗于朝例
當調官浩然東歸絕口不談世務日課子孫讀
書暇則徜徉條山之下日哦不輟卒受襄毅三
品恩封以沒著書甚富有諸經億評錄十二卷
羣書類要二十卷雜著三卷詩文集三十六卷
奏議二卷傳于家公性至孝每值父忌素衣蔬

食事太淑人承顏順意備隆色養事蒙師韓軛
甚謹旣卒爲表其墓同年中書王珂卒京邸遺
孤崇雅方稚公弔哭盡哀舉酒酌曰願以弱息
字令子後攜崇雅宦所親爲教育巴西發解三
晉士林頌之公嫉惡大嚴每面折人非至急人
之難周人之困成人之美惟恐不及有古烈士
肝腸卒之日識與不識無不咨嗟隕涕曰遺直
亡矣公博通五經尤精易理及門之士稱名儒
登科目者甚衆嗚呼有公而有襄毅公襄毅公

則黃河萬里公則崑崙星宿也襄毅公則江漢
滔滔公則汶山蟠冢也因表公之墓曰明誥封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四川僉事舜原楊公
之墓而著其生平行事之尤卓卓者今後之人
士過而式焉

故雲南布政司左叅政蓋菴陳公墓表

公以徽池等七州郡備兵使者擢雲南大叅未
赴任以疾卒于家逾年戴恭人繼之嗣子經世
等業爲卜地窀穸有期而大中丞金公學曾爲
之誌其墓而銘之矣經世等又介余戚屬以表
請夫銘者名也藏于墓中欲其名之彰于後世
也表者標也標其行事之尤卓卓者于纚牲之
石使行道之人皆知之非徒以詔子孫也銘而
復表之備矣乃公則果惡乎修耶按誌公姓陳
氏諱王庭字惟獻別號蓋菴仁和之如松里人
其先世有隱德公生而奇穎讀書目數行下才
思淳發弱冠補諸生甲子登鄉書又十年成進
士謁選爲貴溪令遭贈公艱服闋補金谿令擢

兵部武選司主事乙酉乞差歸省丁亥遭曹恭
人艱庚寅服闋復補武選明年轉車駕員外郎
又明年陞武庫郎中奉命給薊鎮餉大司馬方
倚任公而公以嫌故力請外出知興化府在官
六年多異政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備池陽兵所
轄七州郡爲畿輔要鎮公至首建重根本八議
約束文武吏惟謹而劑其寬嚴江道以安時礦
稅事起中人挾上旨金穴宣歙諸郡暴橫甚公
曰激則滋亂且不可以虛詞救也乃議積羨代

礦設處代稅中人不能奪民無譁焉而京陵地
脉不傷公之力居多池陽伍籍有募兵民兵民
兵餉減募兵三之一公曰勞均而餉異何以責
其死力請均之兵心感悅安慶司理某者險人
也當事者爲所煽偏任之釋憾于郡倅衛使坐
以侵漕糧萬八千石獄移四司理皆駁還當事
者疑其黨庇持之急衛士憤甚榜其奸私通衢
欲甘心焉公夜召諸弁密諭之曰若輩忘世勲
而修憤足一動禍無日矣皆感悟亟爲調戢微

公將復有劉汝國俞夢星之事曲突徙薪功不
細矣公在池幾三年杜奸銷萌剛柔迭用大都
若此公素神王寡疾病在池以盡瘁憂讒忽感
氣疾思歸甚亟會滇南之命下公喜曰吾志遂
矣歸無何疾甚竟不起傷哉公兩宰劇邑再佐
本兵一領海郡一鎮畿輔所至皆有聲績物望
歸重旦暮開府以至大用其止于此天也公律
身廉謹遇事不撓其在金谿時有聶生素豪舉
修郤者誣以殺人大僚主之獄具矣公復勘得

情力白其寃得不坐聶生德公因公上計投公
千金公峻却之曰我活汝汝反欲死我于風波
盜賊耶當事者欲殺劉光祿臺以快時宰藉公
竟其獄公以疾辭趣之甚力終不往指天爲誓
是可欺耶其在興化也有船工與邏卒共誣估
客以劫公廉其誣也立出二十人于死無幾船
工邏卒咸自敗營卒邵以浮齒誣伍長殺其弟
公按兵符驗尸非是卒詞窮首服其弟久乃從
他所至歲晏慮囚期而遣之已悉自歸一偷垂

死曰寧歸獄耳不忍負公部將與守備競將鼓
營卒爲亂公夜得牒卽單騎款營門片言而定
公自爲令至郡守監司神明豈第應機卒發勞
勩甚多不具書書其尤較著者公爲人天性孝
友與人無城府尤篤于故舊哀死者而恤生者
親戚宗黨待公而舉火者數十百人傷苦人之
旣逝痛典刑之莫追爰著斯文勒之玄石使過
者瞻焉其詞曰

皇皇陳公太丘之裔鍾靈湖山鬱爲時瑞兩宰

劇邑勞心撫字擢佐司馬明習故事司馬倚重
樞機將畀一麾出守閩邦之莅興故中倭防禦
孔亟公上便宜其凡十四次第舉行海波無沸
水旱不時露禱勤瘁祈晴得晴祈雨雨至興人
歌之太守之賜在與六年夜犬不吠備兵池陽
七郡歌吹公肅紀綱飭文武吏政舉弊清盜消
人謐中人旁午礦稅如熾公有石畫賴以不恣
公也大才心純無僞故左右投無不如意大用
可期而公溘逝居家孝友居鄉慈惠邦良驟摧

典刑莫企勒之貞砥以詔後世

墨川徐公洎配繆碩人合葬墓表

蓋墨川公有賢孫曰侍御元正公故以節俠顯名于吳配繆碩人尤茂于內德夫婦俱享遐算晚見孫貴公年八十五碩人年九十二吳士以人瑞目之嘖嘖稱艷碩人沒後公八年侍御君聞訃請急歸護喪事將以今歲丁酉涓吉合葬于某山之原某官某業志其墓而銘之矣又以纒牲之石不可無紀盍表諸遂因介弟太學生

元節貽書以請余唯唯乃按狀撫其行事尤卓卓者叙次之公諱某字子慎墨川其別號生而奇敏貌魁梧豐下異常兒父南康公器之曰是兒必大吾門旣長藉累世之業故雄于貲負氣倜儻有大度性恬曠高簡厭薄世氛視競門倖竇若浼一遊太學遂自免歸或勸之仕不應徐曰吾侍兩尊人優游丘園顧不多與公生平屈首藝林積書甚夥不減鄴架尤愛諸名人書畫殘楮朽素必收及周秦彝器鼎簋尊罍之屬隨

力所至輒購藏之以充清玩所交俱一時名士
若文徵仲父子王履吉兄弟王祿之陸子傳彭
孔加湯子重其最著者嘗因歲稔民饑寓賑濟
于土木闢地開園壘石引流極丘壑之致旣落
成以東雅名堂曰孟嘗之客俠而不文梁園之
客文而未雅吾願與大雅君子俱其趣操可覩
矣他富人所沉酣惟阿堵物持籌不休而公進
之市義族人在海虞直塘者向隸太倉歲苦煩
役嘉靖間割隸郡城公捐金置田賦一二十大姓

贍役業以滿千畝里中有田者益願損直就公
大姓以告輒應之無難色一日汎舟松陵人有
貧甚負公田租將鬻妻若妹以償公惻然憐之
反畀五十金返其妻具資裝嫁其妹于族人之
未子者公懿行如此者甚多未易指數繆碩人
故名族女父潤之善南康公貴誼相埒遂委禽
焉母周腹碩人時夢有異祥旣舉女愛憐之甚
及笄歸徐尊章妯娌無所不宜閨譽翕然南康
公與尤孺人相繼卒碩人肩闡內外政力贊喪

事歲時之祭躬爲滌器荐新物惟謹致其哀思
人曰知禮家政故劇出入勾稽任諸娣以管鑰
而身總其成尤廣樛木之愛晚舉季子以少故
更憐之撫育周悉人以為難年九十餘視聽無
爽間事繅績一夕病作鷄鳴盥漱誦佛而瞑余
念自應公車迄今屢遊吳中嘗從知交歷公所
築山園登東雅之堂相與詢公生平徘徊嘆慨
以爲古朱家季次之倫行在儒俠之間所重公
不獨以賢子孫也公系出南州高士十二世徙

海虞又十三世徙吳徙吳者爲公曾祖諱淵淵
生朴是爲尋樂公始昌徐氏自尋樂而世有隱
德生焞及燿焞仕南康府幕生三子公其仲也
公亦生三子伯諒仲簡叔謙仲簡卽侍御之父
封文林郎諸孫自侍御外尚多英奇其譜牒源
委及子若孫婚嫁氏族具在志中茲不詳述

有道霍洲居士墓表

霍洲居士者余友人黃貞父孝廉之父貞父才
且賢知交傾一時而余謬爲其所愛以故得數

小雲堂集 卷之十一
奉居士起居時居士年逾七十老且病矣貞父
純孝戀庭幃切甚其赴公車也迫居士命投淚
而行比罷歸而四方同志以館穀延貞父者踵
相至一切報謝而諸同志不相捨就貞父於靈
鷲山中以便其定省貞父始從之去歲貞父以
哭少司寇吳公至白下余因得款一飯於南雍
署中間居士起居無恙亦以念居士遄歸歸未
幾而居士訃至矣傷哉又數月貞父遣書乞一
言表居士墓余安得辭按狀居士諱裳字子重

別號霍洲先世越人入國朝有福壽公者以匠
徙藉錢唐居左橋里再傳爲承事公承事公生
質庵公信信生逸山公榮卽居士父也兄弟六
人居士最少黃氏世有隱德而質故雄逸山公
末衰析諸子伯受儒而仲叔俱受賈居士年甫
十三已廢佔俾從兄入市心動嘆曰丈夫柰何
賈服耶因棄而受儒小窳益勵至引錐自刺弱
冠業成補邑博士弟子名譽赫然起而諸兄賈
者輒窘逸山公夫婦甘饑反給於居士束脯且

引諸窘者與居衣食之終身又迎養其外母李
老寡而無依者居士以一貧儒事二尊人曲盡
孝謹喪葬如禮無論卽奉諸兄及外母恩紀始
終人無間言亦艱且苦矣居士爲人恭謹退然
不勝衣然操義獨急其友東昌司理汪公死于
官居士素車白馬與其子千里挾之歸諸有紛
難就居士片言批解各厭心去有憐居士貧稍
稍贈貽之居士謝不受曰吾不忘在溝壑居士
精于易以易教授爲文沃實造雅無外艷諸弟

子以其餘靈登科甲者不下六七輩居士故宜
雄飛而卒以一青衿老死里閭間力田而不逢
年可慨也伯子汝高有雋才弱冠補弟子員居
士心屬之而以放曠嘔血死次卽貞父時方垂
髻居士卯而翼之學成則以聲名滿四方之屐
貞父稱衆甫居士稱衆甫父容接靡勸顧精人
倫鑒非其友戒貞父勿友辛卯貞父始得雋居
士戒益嚴貞士益凜凜砥于行唯謹亦善爲嬰
兒戲弄雛娛居士居士乃得逸其老懷與諸老

人徜徉湖山間識者謂居士宜百年食貞父報
有餘而曾不得伸其五釜之養傷孝子之懷結
壯夫之恨更可慨也雖然士貴于世豈必名爵
今之搢紳大夫都顯庸而軼名檢至鄉閭羞鄙
妻子厭薄者豈少哉而居士唯孝友于兄弟貧
不受憐交不易態百行淳朴章章如是卽稱于
一鄉曰篤躬君子其又奚媿辟如玉韞石珠藏
淵雖輝光未耀而至寶自若豈以潛隱貶直哉
況有子如貞父立身揚名以隆大孝可券而俟
也洪河之流始于崑崙其于不朽居士多矣而
居士所自爲不朽者又卓卓若彼其何賴余言
姑以貞父之意表居士之墓曰有明有道霍洲
居士之墓以示黃氏子若孫且令過者式焉

快雲堂集卷之十七

快雪堂集卷之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行狀

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見衡李公洎配誥
贈郭夫人行狀

公諱丞式字敬甫別號見衡雲中人也其先在前古以官氏子孫顯漢晉周隋間爲隴西著姓至唐以天潢散處江南北宋有毘陵福五公者以邑丞解官居江淮間曰泰興李洪武中諱信

者官山西忻州同知以薦人才不稱坐免家于代之龍門遷雲中曰雲州李忻州公五傳曰英世隱于農居城東北八里燕家莊又曰燕家莊李英生四子其四曰滿滿卽公父贈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是爲南麓公南麓公少業儒以兄奎稍饒于貲廢業代兄董農事居鄉淳謹稱爲長者兄奎遇之嚴公家稅輸不以時催科吏至南麓公輒代比婁受訶譴無愠色人有從旁間者曰此吾弟職勿多言娶衛宜人而生丈夫子四萊澗公某居三而公居四俱令業儒食貧自若而伯奎三子俱連姻代藩車馬出入甚都人諷南麓公曷不爲二子地拒勿應已而萊澗公舉嘉靖丙午山西鄉試官新安令又數年壬子公復舉山西鄉試丙辰成進士伯奎始嘆服弟能教子有識吾不如公才識英敏尤長吏事摘發如神人不能欺遇事當否其見已定雖賁育不能奪故再爲縣令俱著聲績而亦以媒忌其初仕錢塘也稱至繁劇而公遊刃有餘節

三

循寬通善讞疑獄先後用循良薦幾四十餘牘
時東南中倭朝廷委之督府少保胡公軍書旁
午錢塘隸首郡多所徵調而公不困一日諭錢
塘製軍士袴三萬具吏臯駭無措公令取布散
民間人製一具俄而報命少保悅服才公期大
用後以執法忤醜使者意論公執拗調令深澤
公論惜之其在深澤也邑有大猾陳光宙者善
持官吏短長令朝拂其意而飛語夕騰于上官
矣前後陷賢守令無數公至廉其實呼至庭下

詰問不報密遣括其家所藏筆札俱文致郡邑
官長及大姓陰事遂服辜遠近稱神未幾丁南
麓公艱服闋補固安令受事八日丁衛宜人艱
服闋赴部公論惜其淹滯陞南京工部主事督
蘆課力持三尺不假勲貴侵斂立清會虜謀入
薊門以邊才改北武選贊畫少司馬帶川劉公
防虜通州上禦虜八事一曰嚴節制以禦強虜
二曰革家丁以重選鋒三曰多火弩以持長技
四曰備糗糧以壯士氣五曰重將權以振委靡

六曰定責成以杜欺弊七曰專信任以責實效
八曰廣延訪以收將才大意慨邊備廢弛將士
忼愾欲大破常格振積弱之勢責成督撫監司
不得與將帥同功罪尤其大者得旨施行尋擢
職方郎中公素留心軍政一旦受事外劑督撫
內贊大司馬擘畫簡除如轉丸批窾案無留牘
而權要請托一切格不行又議復朶顏三衛蓋
三衛實神京肩背其陰導虜以撓我者屬夷也
復之則遼陽接山後一帶如引繩省乘郵修邊

費歲可十數萬計甚便于是畫戰守策其略謂
薊兵主客餘十六萬選精者九萬分爲三軍軍
置一帥九裨將督撫監司各督一軍一從潮河
川一從喜峰口一從擡頭營三路並出正兵結
陣而行奇兵搜山谷更選次者三萬運糧餉萬
人修斥堠治餉道俱隨三軍以進而留三萬人
守內邊備不虞仍令宣遼各練精兵爲犄角遏
逃竄防外援并復後建鎮置營屯戍之法犁然
甚備可按策施用當事者難之退而著爲樵牧

野談乃卒以招忌屬北虜索互市鐵鍋公持不
可予及逮治債帥馬芳事連忤江陵相譚大司
馬公資望當內轉遂自求外以副使備兵榆林
榆林故朔方地虜素桀驁入見邊臣頗不以禮
公至申明戎索虜望見股栗入環拜階下無敢
仰視有求索正詞折之虜皆嚙指去朔方軍素
不習陣公用握奇及八陣六花遺意剗圓機營
陣圖說大要立隊伍明分數審形名因山川形
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變陣間容陣隊間容隊
魚貫鴈行觸處爲首奇正環相生變化無窮而
躬自訓練指麾一時旌旗壁壘皆變又采武經
要語著爲弢鈴集要令行間講讀不期年人人
知兵遂爲諸邊寇少司馬吳公兌閱軍關中一
見驚服曰此真節制之兵矣疏薦公壯猷第一
詔陞俸一級賜白鏐先是開府張公某行法稍
峻幾有脫巾之變賴公調停迄無事比開府公
病劇以公爲軍心所歸疏薦公自代政府本兵
竟以前卻寢不報尋陞河南叅政分守開歸二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五
府是時朝廷急盜嚴爲令盜不得守若令坐奪
官而境內多大盜公督所司嚴巡徼開以出首
自新之路于是盜發者少卽發無能逸去安境
土保屬吏功甚大公于貪墨無假而惜才品振
淹滯意尤惓惓鄭州守張君允濟南陽推王君
見賓皆違衆獨舉後俱以才望至開府公視事
數年前後直指使者俱首薦會江陵奔喪途中
監司叅謁俱勒長跪過中州公泊僚梅君某當
入見梅問入見當何如公曰長揖耳冠可掛此
膝必不可屈遂偕入長揖江陵相微哂而已旣
出陰囑奴尤七問主長揖者誰公答曰大梁道
某是年陞浙江按察使明年夏以馳驛波及奪
三官然公馳驛在未奉嚴旨前蓋山東列馳驛
者姓名數十私請于江陵相初無公公姓名江
陵所授也壬午江陵捐館起補隴右叅議未至
陞河南副使主河道是時河上無事後署驛傳
爲通融河工銀千兩協濟驛遞疲累獲甦未幾
陞四川叅政守川北道甫視事陞湖廣按察使

廉訪吏弊平反冤獄甚衆是時楚府中涓郭承
奉者挾功黷貨自恣忮害一老承奉有護衛卒
自投井死誣以箠殺文致成獄撫按知其冤未
及雪公自讞之得冤狀立爲開豁已陞陝西右
布政使居數月以微疾動葺鱸之思撫按交留
不可強爲代請下吏部覆公才望素優設施未
竟俟病痊撫按舉用報可家居五年會倭犯朝
鮮南北臺省交章薦公邊才起補山東右布政
使備兵遼東開原公意不欲出而本兵石公總

督顧公急欲得公出以全遼付之並移文漕撫
軍門下揚州府立趣之不得已就道將至晤諸
當事者聞和議非之稍言倭可取狀諸公意已
決別去至開原受事開原在遼鎮極東北隅孤
縣屬夷中其西南卽舊遼陽爲福寧衛夷人駐
牧所每陰導土蠻犯遼陽迤東諸處武備單弛
公日訓練軍士請撫臺贖緩二百金爲製火炮
士氣稍壯先是鎮西守堡官某以講市力阻虜
求索虜誘殺之關上事聞本兵檄守臣勘久不

報公謂虜擅戕守堡官至無狀不宜縱婁勒虜
令縛殺人者贖罪虜譌輸服遷延弗獻已乃令
數騎詐降入鎮西堡夜縱火燒百餘家而突以
三千騎犯關欲因亂襲我屬公巡至界開原兵
頗集倉卒以寡擊衆殺酋長一人部下二人虜
哭擁酋長屍去逾數日復犯賴鐵嶺遊營兵集
偕力擊之斬獲八十九級虜號哭退雪舊恥伸
國威一時稱快然非撫臺意驗級之日獨不賞
猶詒云年終類聞已乃併年終之奏寢之矣嗣

以清查占役稽覈屯地復不便武臣家撫臣數
移書勸止公嘆曰一路尚不可爲卽付我全遼
何裨尺寸哉遂決意求退當事者知不能挽也
陞公福建左布政使以歸次潞河自投劾乞休
甚力冢宰孫立亭公出宰劉浚川公雅知公欲
留大用却其疏不奏公懇車之弗克不得已放
舟南還抵舍悉遣還閩役邇候者爲書謝藩臬
諸公復馳疏于朝則格不得奏尋爲中傷以年
致仕公喜不煩疏而成吾志甚善遂謝客居田

間後以冊立東宮覃恩進階資政大夫公居廣陵無他產惟是高寶濱湖汙萊田若干頃供餼粥而一切歲時伏臘婚嫁所需俱給其中自奉甚儉然澹泊亦其天性懸車十年築一室湖上扁舟來往明農課讀足不履城市公一日偶過湖西登土山四眺愛其秀特徐察結聚有情曰我生平愛湖居死葬我湖上甚願也遂買土山之麓十數畝植松栢其上甲辰秋自相視擇丙向建堂其前曰死而享我于此堂矣先有微疾

旋作旋已乙巳春農事起奴輩稟命猶一料理至二月十四日薄暮忽問明日支干以已未對曰吾正忌此日十五日之酉時痰忽上壅遂卒而所建之堂亦垂成若先知者異哉公生丈夫子九登科目者四人植最顯字汝培余同讀中秘書官御史首擊權璫以成皇上清明之治漸見柄用而亦以伉直賈忌屢進屢退今以遼東巡撫家居大用蓋有待云元配郭夫人生與公同里父處士某有女德不輕字見公弱冠有聲

懣序遂以歸公公起農家甘淡泊夫人以勤儉
佐之精女紅多資公讀公壯歲成名夫人有內
助焉事舅姑尤孝謹姑患手戰不便盥洗夫人
朝夕依侍不離寸晷躬進甘旨諸子或在側輒
目攝之使避恐姑念孫而分甘也公有愛女謹
奉之不異同胞公初仕錢塘二尊人以道遠不
能就養夫人代爲之養者三年視居平尤加意
二尊人安之公以此無內顧憂得安于宦同生
子女五人躬自乳哺子就外傳夜歸必問程稍

不中程輒厲色督過不少貸訓兩女女紅不下
訓子嚴性冲簡不喜紛華居常布素三浣不更
寡珠玉紈綺之飾言笑舉止一稟內則處妯娌
以和撫臧獲以恩睦族黨姻親以禮戒諸子若
婦勿忘艱難年力方壯以哭郭太宜人過傷未
半年遭危疾不起三被綸誥俱在身後存未沾
一命中丞公每哀慕不已公生嘉靖戊子五月
十一日卒萬曆乙巳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八
郭夫人生嘉靖辛卯十月初八日卒嘉靖丙寅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四月十一日享年三十六繼閭夫人江都鄉進士閭公傳女先以公貴誥封宜人後進淑人又進夫人而郭夫人蒙贈亦如之蓋公爲人沉毅不輕發遇事勇于擔當然寬大舒徐曾無攘袂先人態性伉直不依違故往往與當道忤諸生時卽留心經濟尤長于邊事宦轍所至皆有聲績可紀去後多遺思尤析義利之界去錢塘行至姑蘇有叩舟者自言錢塘民賴公雪其冤德公願以三百金壽公曰吾知雪冤耳爾姓名吾

不復憶敢望報耶亟去勿多言其人感泣去任中州榆林湖廣稍久去任時各餘贖鍰若干吏白公不取亦入後人橐公謝一不染指自開原歸諸子無隨侍者圖書藥餌衣襍之類俱河南武生楊志遇司管鑰毫無長物行至濟上始得山東俸金百餘兩攜歸志遇每向仕宦者稱說不已歷宦四十年清操如一日以此爲南北薦紳所推服公閒居博覽經史及本朝典故每與人論事輒引古今折難不爲臆談旁及天文地

理奇門太乙方術諸書皆得其要領九邊地形
要害扼塞戰守方略議論鑿鑿老將在旁無不
嘆詫公真有文武材用在職方時諸邊兵力較
今稍強財賦猶易給如得賢政府本兵主持于
上用公戰守策三衛可唾手復惜哉不遇僅周
旋藩臬以老竟不至大用如郎職方與備兵開
原僅僅小試譬如武庫之戈甲瓊林大盈之寶
賄山積海聚不可窺測者俱隨公地下而不資
國家一日用付之惋嘆而已公居家御子孫甚

嚴閨門之內肅若朝典諸子以下侍側正容莊
語恂恂相對子若孫一言一動恪守家訓少有
失厲色督過至晚年不易以故中丞公已下俱
勉爲修謹立朝居鄉不媿萬石君家子弟公之
教也初南麓公在時值虜入迫燕家莊母衛宜
人從族父母輩避匿窖中族人被執者欲自脫
以窖中人白虜且誘而出之呼曰虜去矣前後
出數人皆被害復給衛宜人出公及萊澗公則
熟臥襁褓中而衛宜人亦心動竟不出久之虜

信匿皆盡乃舍去南麓公夫妻父子俱免識者
已占其後之必昌矣無幾公生公少小時見母
宜人悼前事泣數行下誓欲吞虜因曰此地薄
虜那可久居兩尊人曰是在子矣後兩尊人相
繼沒公由中州擢浙始定居廣陵子孫衆多姻
戚叅南北遂稱江都李云公居父母喪哀毀備
易戚卜兆于采掠山祖塋前數十武合葬偕兄
萊澗公屏居燕家莊舊廬不通賓客親履田塍
課耕獲先後凡六年初公師事萊澗公執弟道

惟謹至歷仕每相見加歲歲時在遠不忘問遺
及歿以中州齋捧便取道歸哭襄葬事爲給諸
從子嫁娶耕讀費後由湖廣入覲畢復歸掃祖
墓盡取已所置田與兄遺產析付兄子仲儒官
模叔廩生櫛爲世業而挈季太醫吏目拱盡室
南與諸子同居衣食之寸縑粒米不私已子而
遺兄子孝友之聲雲中廣陵交頌云公居鄉歷
宦振人窮乏出人患難多盛德事上自士類下
迨輿臺口碑嘖嘖未易指數使公得大用其福

澤沾漑豈但一路一鄉而已哉公總憲吾浙時
夢禎幸以猶子事公公體貌魁梧議論才識揮
霍有餘謂必極人臣功業赫奕而以藩伯終公
私無不惋惜嗚呼公已矣中丞兄忠悃誠篤上
所簡在功業未可量而客部與孝廉諸君相繼
雀起竭忠孝大節稱名臣以展公未盡之用挹
彼注茲爰必在公一身哉然公悠游山林十餘
年壽幾耄耋諸子及內外諸孫幾三十人半居
冠弁亦足稱完人完福矣丈夫子九人長植丁

丑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御史歷官右僉都御
史巡撫遼東郭夫人出娶兵部右侍郎蔣公應
奎孫女繼娶太醫院吏目王公佩女俱贈封孺
人槿廩生郭夫人出娶右侍郎蔣公應奎孫女
蚤卒杜丙戌進士歷官禮部主客司郎中贈安
人王出娶副憲薛公綸女柄癸卯順天舉人陸
出娶蒲州知州高公淪孫女楫戊子山西舉人
郭夫人出娶僉憲馬公身女繼國子郭公勲女
樓監生客部君同母娶湖州府通判卞公峯女

棹揚州府庠生柄同母娶鴻臚序班楊公守益
女標揚州府庠生余出樞蕭出聘魏國勳衛徐
公某女女四二郭夫人出一適代藩儀賓高公
某長子巨門堡守備謙一適代藩儀賓孫公望
季子大同府庠生統一閻夫人出適太醫院吏
目薛公纓長子江都庠生維機一樞同母幼未
聘孫男十植出二元佑監生娶都察院都事于
公明照女元德聘禮部郎中張公世才女樞出
一元亨娶鴻臚序班劉公宣女杜出一元辰柄

出二元素聘詹事府主簿史公秉公女元介揖
出一元愷樓出一元寵揚州府庠生娶國子史
公宗蕃女棹出二元熙聘南京戶部員外張公
肖孫孫女元杰孫女十三人植出六一適永生
洲署都指揮僉事卞公成功長子揚州府庠生
日東一適兩廣總督右都御史陳公大科季子
通州庠生遂一字介增國子于公樹勳子某一
字戶部員外郝公道行季子某一字國子郝公
時習長子某一字癸卯應天解元王公納諫長

子某挺出一適江西興安知縣陳公人龍次子
揚州府庠生駿昂杜出二一適河南布政司檢
校許公位長子必升一適丁酉陝西解元何公
龍圖季子江都庠生廓然柄出二一適陝西寧
州同知江公應祚次子有源一適南京後府經
歷王公汝立長子儀真庠生朝宰楫出二一適
揚州府廩生張公啟勲長子夢尹棹出一適國
子王公贊元長子碩彥重孫玉湛淳滌元亨出
淳聘副憲張公某孫女濂洛元佑出濂聘禮部

員外于公孔兼孫女重孫女五一元亨出二元
佑出一字山東萊州府知府閻公士選孫某二
元寵出植等卜今年乙巳十二月某日葬公土
山新阡以郭夫人配而先期三月客部某孝廉
某躬至武林以兄中丞公書乞狀于夢禎夢禎
故嘗事公于總憲時服公教誨望公旦暮大用
不得者又忝中丞館誼幾三十年其敢以不文
辭乃受中丞公所撰行述節而錄之爲公狀以
備名筆採存爲之銘若表以不朽公云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蔡暘黃公行狀

嘉靖季年文靡甚矣隆慶初一變爲純正古雅
漸還先進之舊則黃先生首建旗鼓而倡之先
生嘗見余庚午初場義嘆曰此吾鄉人歟終當
魁天下丙子冬余從袁坤儀以所業請正于先
生先生孳孳評教之引爲氣類明年春余果以
南宮舉首從先生徊翔金馬石渠間私自幸不
負先生魁天下之許然余不得久侍先生于長
安邸嘗互爲進退切磋之日淺比先生告歸而

余亦以南宮休舍武林距故鄉一衣帶水青山
白社欣與先生共之而先生逝矣嗚呼以先生
之賢且才遭時奮身歷官禁近海內弁紳莫不
屈指卜其大用中遭嫌疑暫從遵養公論且白
而先生竟不待已傷哉然先生所以不朽者自
在海內立言君子且握如椽俟之矣余不慧敬
以叅政君命取其所手條先生行事稍加潤色
而爲之狀備採擇焉狀曰先生諱某字懋忠別
號葵暘裔出江夏文彊後徙婺再徙豫章子姓

快雪堂集 卷之八
蕃衍散處江右國初諱某者起新淦從軍後從
宜春侯戍鷹揚武雄洪武九年隸蘇州衛守禦
嘉興千戶所遂爲嘉興人世有隱德高祖諱鑑
曾祖諱盛仕爲禮部司務祖諱鶴年贈中憲大
夫直隸安慶府知府父諱鏞嘉靖丙辰進士歷
湖廣貴州按察司副使致仕娶葉恭人生三子
先生其仲也先生幼岐嶷五歲就外傳日誦千
言目數行下一過不忘試以對偶應聲而出爲
之師者無以難十歲能文十五業大就而葉恭

人卒先生居喪哀毀幾至成瘵丁巳服闋補郡
庠生文譽鵲起時副使公宦遊京師而先生從
昆弟下帷里中自相師友足不履戶外副使公
雅以儉訓先生囊無子母之畜其配沈恭人躬
織紉以佐薪水不給至脫簪珥絕不令先生知
先生得肆力于文以就其名恭人有助焉先生
素抱羸疾勞過則齒血如涌而爲文必冥目枯
坐極深沉之思雖太山崩于前麋鹿興于左不
知也文成始欣躍鼓舞以爲常有時齒血涌出

楮且殷矣但呼水漱滌搦管自若其攻苦如此
嘉靖辛酉甲子時義益趨浮靡屠沽兒誦套文
千篇便可得意場屋而先生不屑也抱玉自如
寧甘再別丁卯歲莊皇帝改元有詔釐正文體
先生遂發解制義一出都人士洒然易慮以從
所在爲之紙貴戊辰會試以犯忌不終場辛未
遂以尚書掄魁蓋新建鄧先生居首而先生次
之俱人望也廷試名在二甲十三選授翰林庶
吉士又以古文辭屈其曹偶癸酉授編修甲戌

補內書堂授中涓書丙子同修大明會典直起
居注丁丑禮闈先生宜爲分考而伯兄當入試
先生意如有所避者乃持父書力辭之當事者
當事者不無有所恨而伯兄果以其年成進士
四月冊封諸藩先生得大梁以歸尋丁外艱辛
已服闋補原官修會典直起居如故壬午皇長
子生賜先生玉帶麒麟服充正使頒詔朝鮮享
覲有加禮先生悉封藉授承旨歸之是時朝鮮
政衰溺文墨而疎武畧先生曰是非北薄虜東

薄倭者耶一旦不支我外蔽撒已乃備咨其國
都山川形勢成一編曰輶軒錄越十年而果有
金山之役先生先見之矣是年秋叅政君舉于
順天癸未余幸從先生職禮闈分考先生主三
禮得人最多甲申先生充經筵展書官尋掌誥
勅乙酉始命京朝官自詞林以下覓各省考試
官而先生得福建所舉多名士還朝考九年滿
陞侍讀丙戌叅政君成進士而先生亦以是歲
充經筵講官丁亥大明會典成先生陞右春坊

右庶子兼侍讀其秋充日講官戊子先生與盛
公訥同典順天鄉試舉婁江王衡爲首其他名
士甚夥而言者以爲先生私宰相子競起攻之
至他所引繩批根者俱涉影響無事實所指摘
凡七人上命集公卿廷試之文俱及格于是上
絀言者而先生以明年己丑陞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掌院事仍充經筵日講官然先生竟以言
者故意悒悒不自得屢疏以病請朝廷留之不
得乃予告給道里費馳驛歸歸而葺先人舊廬

顏其堂曰碩寬日攤書盤薄其中幼子承昊長
孫申錫先後充諸生先生每索其課親評教之
諸執經門下者日益夥先生孜孜接引戶外屢
常滿暇則進諸朋舊對奕飛觴談諧送日至丙
夜不休有語及時事者呼太白浮之先生爲人
慎密于人物寡所臧否酒後耳熱間感慨時事
偶及新貴人陰客居酒間得先生語謁見新貴
人輒奉以爲贊其得謗多以此屏居十年絕意
輦下而人猶有不釋然者晚年自放于聲伎示

不復起然非其好也先生先病瘍誤服寒藥傷
脾庚子秋遊武林疾作驟下遂喑不語時呼筆
書所欲吐大抵多詢故人門生進取狀而不及
私抵家而易簣春秋六十生嘉靖辛丑九月某
日卒萬曆庚子八月某日娶沈氏先封孺人以
子叅政君貴進封恭人子二承玄卽叅政君娶
屠氏廣州知府屠公謙女封恭人次承昊郡庠
生娶給事中海寧沈公淳女女五一適太學生
周應懿一適刑部主事陸錫恩一適郡庠生吳

顯科一字太學生李懋端早天俱沈恭人出一
適邑庠生呂元啟側室沈氏出孫男二申錫邑
庠生娶禮部郎中董公嗣成女卯錫娶太學生
項君某女孫女三一字御史吳公弘濟子庠生
兆榮一字職方郎中申公用懋子某一字太學
生吳君瑞徵子恪俱承玄出叅政君卜以明年
壬寅之正月初三日奉先生柩厝于思二都藏
字圩之新阡嗚呼先生著作原本六經而取衷
左馬詩擬初唐排偶之文汰唐之靡宗宋之典

程士諸錄則博通古今汪洋恣肆而歸之經術
歸田後有秀水邑志已稍次生平所撰述爲碧
山學士集及蒐輯國朝作者曰皇明文憲成一
家言未竟殺青而沒先生初以博士業著聲其
談博士業至宇宙之寥廓鬼神之幽深人事政
務之紛拏俚言巷語之猥褻無所不滲入聽者
或不省獨先生精心饒爲之興到擲管老而不
已居平好獎借後學以成其名鄉曲京輦單寒
之士賴先生嘘引後登仕籍者不可以指數先

生沒一年所而婁江王君以會魁鼎甲官翰林
先生其欣欣地下乎哉余與長公同年進士而
叅政君始爲諸生時于余又有門牆之舊况重
以生平知己則先生不朽之事固余所願爲先
驅者也謹狀

沈茂仁行狀

嗟乎傷哉余何忍狀吾茂仁耶吾鄉丁丑與館
選者四人茂仁最少爲選首後四人者俱留補
史官亦前後異數也今十餘年間公亮與余歸

林壑而茂仁爲異物獨陸生一人尊顯無恙耳
美好者不祥之器豈不信然茂仁之尊人存石
先生厚德君子也茂仁在時已樂閒靜不親外
事所生惟茂仁乃令其垂白哭子哭子之後又
哭錢恭人哭幼孫慘毒備至天何忍于茂仁又
何忍于存石先生也傷哉江南沈最盛而茂仁
所出爲長溪沈氏其先故汴人宋南渡後居會
稽尋徙華亭之七保元季有庭芝者自華亭徙
嘉興遷善鄉庭芝生瑾字子厚始贅秀水思賢

鄉之長溪遂爲長溪沈氏之祖子厚生大用公
璠大用生竹隱公淵竹隱生怡筠公度是爲茂
仁高祖曾祖東園公諱某封徵仕郎刑科給事
中祖石雲公諱某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刑科給
事中湖廣布政司叅議父存石先生名某嘉靖
己未進士歷官陝西按察司副使母錢封恭人
長溪之沈至東園公始大稱望族自石雲公而
下至茂仁起家進士三世矣茂仁諱自邠茂仁
其字別號几軒初錢恭人艱于子比壯妊茂仁

夢神人謂曰須風雨當抱送媿身之夕果大風
雨妊十一月而生其年東南倭亂茂仁生未彌
月卽攜之奔避甫五旬寄乳于外親陸氏茂仁
自幼嚴重簡默不爲嬉戲旣就外傳屈首受業
如成人不視俳優八九歲能作斗大書漸通篆
隸比長屬文清典不爲鈎棘險怪之體爲五字
詩遂入格律十八充邑諸生學使者滕公某賞
其文首拔之其年領鄉薦次年上春官不售而
存石先生補少叅山東奉錢恭人之任因登泰

山鄒嶧超然有凌霄漢遺塵俗之志自是交道益廣爲詩若文益工丁丑以尚書掄魁入辭館春秋閣試屢得首名聲光赫赫爲一時辭臣之最片紙隻字得之者無不殷重珍惜已卯秋授翰林檢討以先年上兩宮徽號恩進階徵仕郎與修大明會典癸未充會試同考所錄士俱海內名流其夏持節冊封德魯二藩例有餽贐悉却不受丁亥會典成遷修撰充內書堂教習未幾充經筵展書兼筦誥勅浸浸嚮用矣戊子存

石先生病于家而茂仁病于京邸病俱甚幾不得相見已而各有間茂仁乃亟謀歸省時當被命典省試力辭不赴曰吾忍以得士易吾親一日之養耶以其年冬十月歸在道凡三月有述征詩若文綿麗深厚在辭林著作之上初發都亭屬劇病後氣血未復途中復苦酬應以故抵家宿疾間作次年初夏以哭撫臺滕公一至武林卽癸酉歲爲督學拔茂仁首名者其秋又一至武塘當湖時存石先生略健七箸方擬奉之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十五
泛舟吳中歷諸名勝爲樂而茂仁病矣病以脾
遂沈篤醫藥禱祀萬方終無効兩月而殞傷哉
臨沒神氣不亂前二日猶索筆作草書累紙大
意以高堂不能終養爲恨字畫模糊不能深辨
嗚呼傷哉茂仁生嘉靖甲寅四月十五日卒萬
曆己丑九月三十日春秋三十有六配王氏封
孺人江西布政司叅政俸之女子男三長麟禎
聘國子博士陳公泰來女次鳳禎次鸞禎殤女
二一字少詹事黃公洪憲次子某一字工部主

事項公德禎長子鼎鉉茂仁貌不喻中人善病
清羸若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與人交
和而不隨性孝友恬素雖家溫早達官禁近奉
養不異寒畯生平無疾言遽色足不履狹邪干
書無所不窺爲文辭援筆立就不事搜討而精
意疊疊深中尺度詩不名一家冲夷雅俊類其
爲人著作甚富先梓傳者歸省述征及晝遊廢
詠二編嘗指可以識鼎味矣使天與之年究其
施用豈特以文章爲國華也哉萬里之行未半

而車敗馬摧深可嘆也余生平疏濶而茂仁溫
謹宜其相垂而最荷草木臭味之知丁丑秋江
陵公奪情事起茂仁在同館兄弟間頗能扼腕
私憂非憤憤者而癸未禮闈余實同事或以疑
似引繩批根則余之寸赤可爲茂仁剖也傷哉
茂仁歸省之閱月會陸敬承典試江西還朝余
追送之晤于平望時茂仁在舟中三人相見甚
驩洽其明日訪茂仁于家一宿而別自此永訣
矣傷哉茂仁以華妙之才居著作之庭無浮湘

賦鵬之感而有畫錦斑斕之樂可謂遇時矣而
壯圖屈于短算長駕促于頽齡使白頭之親淚
盡青春之婦影孤神理痛酷非可云喻所恃以
慰于地下者藐諸孤之奮飛而表于後世者大
君子之褒借耳敢陳梗概伏俟採存謹狀

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包瑞溪先生

洎配曹宜人行狀

包先生之解官歸也以忤新鄭相年始三十有
八人謂先生才器未展十之一宜復用而先生

竟優悠林下二十餘年以沒余得交先生最晚
最爲先生所知命其長子世熙以女字余幼兒
旣成言而世熙死又數年而先生與其配曹宜
人相繼沒先是余赴官白下匆匆過舊里先生
夜半過余舟款叙而別別未三月訃聞嗟乎天
何不憖遺善人而奪之速耶居久之孝廉襲明
次先生與曹宜人生平屬余爲狀余安敢辭先
生諱樞芳字子柳別號瑞溪世爲郡之嘉興人
自唐何休以詩名顯而宋孝肅以忠直稱名臣

包氏遂爲海內甲族入國朝簪纓益盛高祖俊
封南京禮部郎中曾祖鼎池州知府祖憑贈湖
廣按察使司僉事父汴四川布政司叅議母張
封宜人先生幼警敏讀書一再過成誦九歲喪
母哭踊如成人伯父御史吳石公以小曾閔目
之旣爲諸生讀書東塢僧舍蘼鹽自怡一鐙丙
夜誦讀不休甫弱冠與叅議公同舉于鄉明年
丙辰成進士授魏縣令人謂先生少年治邑必
露材穎乃先生下車滌煩苛行平恕尤好崇獎

孝義勸課學校邑中翕然顧化在任四載擢刑部主事每受事精意求情叅酌比擬務從寬減休衙則取故案未結者細閱之或有生路卽白大司寇立爲平反與同舍郎約五日一會叅詳律文上下勿令有害易活人而交遊宴集一槩謝絕曰無以此溷乃公也世廟時大臣言官得罪係者甚多先生疏救言官沈束戇直可恕不報後束竟遇赦歸錦衣衛鞫囚榜笞隨斃始送法司意在箝口以爲故事先生請付刑曹叅詳者母先入錦衣死局中從之囚多獲生矣婁東王中丞華亭楊給事之死先生實監刑時怵柄臣威兩家妻孥飲泣次且不敢前吐一語先生密勅左右毋得恐喝令從容面訣又親爲經紀其喪津助嫠弱聞者爲先生咋舌甲子徙儀制郎中新鄭相時爲宗伯邑有歲貢缺語先生移書令以所厚某充賦先生從容言科貢賢途當持至公侵有司壞法紀不便新鄭面發赤反復言之卒不可忤意而出送先生不下階先生正

色曰尚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
自某始新鄭愈怒勉送之下階自此必欲以法
中先生矣未幾先生擢貴州按察副使督學政
以去會新鄭在政府已已以首揆署銓乃追詆
先生不任儀制謫判揚州轉運到官甫六日量
移同知邵武府時民有黨斗者倡亂先生密爲
部署三月就禽兩臺使者且圖上先生功而先
生竟中外計以運判逐矣先生自儀制出再經
內外計例不得更追論而新鄭不顧行之先生

既歸叅議公猶在蜀新鄭怒未已會有構之者
遂署致仕顧視吏曰誰令若生崛起兒抗我父
子相見于家先生泣曰柰何以兒故累大人父
曰吾家世清白今吾汝幸非墨敗而以權貴人
他日可以見先人地下矣先生性至孝事叅議
公張宜人曲得其驩心病則躬侍湯藥不解帶
不交睫以爲常居喪哭泣過傷哀感行路時享
忌祭悲同始喪布衣蔬食淚常盈睫或親賓嘉
會一語及二親卽潛然罷七箸至老亦然其篤

孝如此先生爲人好恢諧談笑而敦氣義立然
諾濟人緩急解人紛難施而不有功而不居有
古篤行長者之風初入仕時卽捐米賑宗黨有
差自後歲行之積四十年所捐不下數萬石又
置宅一區以居族若親故數十家荒則粥之病
則藥之死則槥之冤苦則伸之自親故里間以
逮耳目所及約前後全活幾以國量族妹嫁董
氏早寡遺三歲孤先生憫其清苦歲捐金助之
且訓其孤至成立曹一琴者婦從弟也病且死

嘆曰安得長者如包公而托之孤吾瞑矣先生
聞立馳視之家爲辦護後事揚王官諸學博二
女兄倩也二女兒早世先生與兩倩親厚如同
氣終身其子若孫恩撫之如已出張首峰者張
宜人弟先生貴且老侍張公傍若有問必起拱
立以對調護疴癢視爲兒時不異黃生者張公
壻力學不遇先生助入貲充成均生已而失偶
不能續復爲營娶諸生張嘉昌者故主政張清
源親弟積逋國稅坐法解撫院當笞且囊木遣

先生徐語撫院此子之兄與老父同年卽公同之弟也撫院悟立釋之鄰人某者與先生鄰二十年矣僕竊財而逃其妻縊僕及妻父母欲中以大辟合爲詐局某惶遽亦擬自縊先生聞狀曰鄰我二十年而不聞姓名安分可知立白其寃一日入城聞道傍啼聲甚悲召問之云母死不能殮貸鄰家物將以質金而遭盜先生語于官急掩捕得盜而質物已去其人謝且泣曰竟無以殮也先生立償之甥屠某召客飲陸某與焉夜醉亡酒溺死屠坐重論先生白其寃于撫院駁如先生指後竟得白松有沈孝子者某訟之張郡丞某故丞史沈乞書先生夜秉燭相對勞苦遣人護其行且助資斧又手批一札令人陰爲之解其人竟得直里有二女以貞孝聞先生具白郡守旌其廬又親顧之歲助薪米偶見吳中陳生文賞之力薦之郡邑遂爲諸生其父持金爲先生壽笑謝去山塘陸翁孫貧而好學每試先生必薦之甚則轉相引托如子姓然或

疑而廉之則貧書生耳乃悅服先生在吳中嘗
入一敝廬詢之則祝京兆故居也祝故清介久
沒不及祀典先生乃爲言直指得祀于鄉華亭
張昉年七十有隱操窮老無家挈其子托道官
耳室先生每至必訪之助薪米終其身先生見
義必爲一善不遺大率皆此類也包氏之先有
贅華亭者族姓繁衍與嘉興埒而兩御史蒙泉
節吳 在世宗朝俱有直聲其子孫能世其
家然兩御史沒後三十餘年而學宮俎豆未舉

先生爲請之當事者始得與海忠介公一時並
祀而先生每歲必之雲間慶弔賓祭扁舟往來
無間也先生晚歲喜遊遇佳山水輒止而在吳
中尤多棲遲洞庭樂而忘歸亦一至天台鴈蕩
留連永嘉半歲歸而爲余叙其所歷余以當臥
遊矣先生之遊省資裝却騶馭一二童子裹書
撲被從之便可旬月千里以故雖馳徑鳥道俱
及扳躋又喜詢謠俗問疾苦脫驂棄舟往往有
之諸所歷聞先生歸無不洒泣送別至有追送

數百里者山中父老咸曰他人遊不過領略風月如包公遊乃是種福田耳在家則掃一室左右圖書日娛其中未嘗置牙籌及寶玉玩好性不嗜酒客至烹葵剪蔬談說亶亶有園濱南湖風日晴美操小舟從之菰蒲相接水鳥飛鳴冷然得趣已垂老手不釋卷聞有異書卽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尤喜佛家因果之說一切逆境處之欣如嘗遊周莊寺遇醉人狂詈蒼頭以先生止之詈益甚且持大石爲相犯狀先生時閱

楞嚴目不一瞬其人媿出吳門道中兩舟相角先生舟適過篙誤及先生額先生默自若同舟者詰先生笑曰爾時恐僕夫報復寧忍痛耳此可以窺先生度量矣生平未嘗失信于人不欺幼雛不憚遠道聞人一善嗟嘆不已聞人之過噤不出聲論古人成敗曰不可輕責人以死每教人惜福曰食祿有盡教人安分曰缺陷世界又曰凡人避嫌謗者非真爲善也凡爲善使子孫知及他人知者亦非真爲善也俱名言云所

著古辨僅成一卷藏于家配曹宜人名族女生
平湖新帶鎮父越山公來母沈越山公之仲兄
禾爲給諫從子光爲御史臺省赫奕宗黨趣之
若赴而越山公恬素自如宜人其長女愛之踰
于男欲得名倩先是越山公與叅議公同窻友
善故有意先生時猶在襁褓遂以宜人字焉嘗
戲拍叅議公肩曰此襁中兒成名君鳳將鷄矣
相與大笑後果成識宜人十八歸包祖姑性卞
急操下如束濕姑每勿堪宜人中調之兩得其

驩是時家中落姑婦析處而隔一垣姑常以不
聞新婦爲異先生令魏至郎署宜人皆從其在
魏也姑患瘍甚動止須人宜人扶掖惟謹甘飴
必手調以進姑安其孝先生爲刑部主事滿考
始封安人進宜人時已生二子而先生自儀郎
擢貴州督學憚遠且憐二子幼與先生約曰君
爲國任一方多士妾爲君任兩兒可乎于是先
生單車行已謫維揚擢丞邵武宜人復從無何
計報至邵武人德先生爭爲詩歌謠頌榜之市

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宜人笑謂曰此豈丞相所能爲哉欣然御先生歸宜人性孝友事舅若姑滌器調羹曲伸敬潔姑老患風疾諸婢環立不堪給使非新婦手進裁脯弗甘也卽宜人自以爲不在姑側弗娛也先生有孽弟宜人視如已出娶同胞妹沈室之叔埒兒嬖埒媳云仲叔姒三待之俱有恩禮愛弟某者屢扞罔擯死而宜人出橐金百計庇之先生雖重拂宜人意而少損襟抱亦由此矣先生擴落不問家人作業宜人躬操家秉肅若朝典無論吉凶大故卽一切筐篚米鹽井井中程度閫以內斬如平生無妄施眩飾淡泊自持獨能成先生之志好行其德不休晚歲佞佛喜樓居時誦經呪自懺少壯語業卽僮婢呵譴彌寡矣先是宜人以脾傷不嗜飲食支吾四閱月醫巫技殫而先生健自若元宵前一夕月大明先生散步中庭洒然對僮僕夜且半矣忽稱疾入室未安而逝不旬日宜人亦逝傷哉先生生嘉靖十三年甲午某月日

卒萬曆丙申某月日年六十有三宜人人生嘉靖十四年乙未某月日卒萬曆丙申正月某日年六十二宜人人生二子一女長世熙太學生先卒性至孝未死數年前感異夢禱于神願減已算延父壽備載余所作包孝子傳次世杰壬午舉人出後某女適諸生項德棻世熙娶太學生屠君叔章女生子一鶴齡縣庠生娶行人楊公應時女玄長字余幼子辟邪次未字世杰娶太學生金君騰女子二長鴻達秀水庠生娶工部主事項公承芳女金出次幼未名側室龐出女四長字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朱公國祚子大猷次未字次字太學生馮君伯禮子洪景次字行人陸公彥章子景象俱金出曾孫女二鴻達出先生年五十時二子已析產先生手記喻教之甚至具載孝廉君行實中馮夢禎曰以包先生之才宜試之萬里長途乃出門未幾而車馬摧敗傷其遠到則權貴人之以惜哉然先生居林下二十五年種德累仁能行其意子姓彬彬足

快雪堂集卷之十八
當庭階玉樹孝廉君且畜極而光爲清時瑞挹
彼注茲天道自可信也每憶癸未讀禮時屬楞
嚴再興名僧至止先生與陸太宰實肩匡護之
事晚乃挈余法喜禪悅之外兼及世事班荆揮
塵匪日伊月去今僅餘十年所而兩先生相繼
化爲異物老成凋謝典刑可思不覺泫然矣乃
按孝廉君所著行實作包先生夫婦狀惟立言
君子採存焉

快雪堂集卷之十八

快雪堂集卷之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行狀

南京通政司叅議朱公洎配勅贈孺人施
氏行狀

嗟乎吾友朱汝虞卒于南都官邸貧不能殮賴
同年同鄉二三大夫醜金殮而歸之并卹其孤
呂克襄大事今墓有宿草矣而墓中之石尚有
待也夢禎于汝虞同鄉舉同薦禮闈又同里閭

悅雲堂集 卷之十一
最爲汝虞所知愛晚同官于南京者數年尤爲
篤密汝虞爲人清苦取予甚嚴而喜施捨體氣
羸弱如不勝衣而遇事能斷三軍不可奪居官
守職不可撓以私兩令劇邑一郎南考功典大
計一督江西學政三歷卿寺俱有清謹聲曰莫
且膺顯擢大用而竟不離五品以死死無以庇
其家子孫貧窶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傷哉狀曰
公姓朱氏諱廷益字汝虞別號虞對其先派于
紫陽千一公者自婺源徙嘉善之思賢鄉好行

陰德凡若干傳至公曾祖忍菴公諱鳳祖象祭
公諱某父方濠公諱建侯三世俱爲廣文以世
載其德而方濠公以公貴覃恩封文林郎方濠
公娶張太孺人生三子仲卽公公生而面骨稜
稜起高準豐顴音吐洪亮穎慧不羣七歲作蝴
蝶詩里中奇之父以公孩幼未令夜讀公每匿
火幃中伺父熟臥卽出火擁被而坐潛精文典
三餘靡怠十四補郡庠生試輒先其儕偶時已
知章句外自有別學不欲以俗儒自命而竊有

契于王文成致良知之旨嘗書忠孝二聯座右
大父象齋公私喜曰此子足亢吾宗矣會卹刑
使者蕭公某執弟子禮謁象齋公而鄉人有願
借一言未減其大辟者象齋公故可以謂公公
毅然曰吾家世清白柰何喪之象齋公喜曰吾
以嘗汝耳自此每事必呼公籌可否庚午舉于
鄉曹偶或飾僕從治裘馬而公歛迹蕭寺誦讀
自如或款公卮酒坐有聲妓卽弗袖起其莊正
如此丁丑成進士補閩之漳浦令奉張太孺人
以行下車問民疾苦一切供需常例俱謝不用
歲比不登捐俸六十金賑饑徒跣野外手調粥
糜躬自散給全活甚衆他如築城塹之頽圯者
新馬道之湫隘者凡是墮廢悉就修舉而民不
告勞盱江羅近溪先生主盟理學慕公善政千
里命駕論學五晝夜相得甚驩大書清白人家
四字遺公而別漳守曹公某病革公往視相斂
并經紀其喪不遺餘力在邑數年惠政甚夥而
竟以賑冊稽遲被論降級行時士民遮道留公

贈言成帙板號至五百里外癸未赴闕補連州
判官未任補令嘉定時饑疫相仍公蒿目棘心
勞瘁萬狀四閱月不雨公宿齋七日步禱于郊
壇與神約三日不雨下吏且與神共焚精誠所
孚大雨滂霑邑又苦漕兌公懇請于大司農改
折二十萬石歲省民財以五萬計又疲于征布
哀控監司少馳其期其他滌川源闢蕪田置賦
冊稽納由于以防剔奸蠹功數倍于漳邑去攜
李三百餘里而家耗不通三歲外家以久曠縣
情置尺書便羽公立火之堂丙戌冬奏最將行
曹椽以公費請公麾之去單騎入都有叩于逆
旅者曰小臣未覲天子何敢私交托疾不見卽
常贄亦槩不行天子掄其治行上上且有銓曹
之擢而公依依二親遂得南儀部行過吳門嘉
之人扳轅哀戀以旃檀肖公而尸祝之去思碑
文出大宗伯泰室徐公手而鄉民復建生祠于
婁塘孫大史栢潭題詩祠中有面有憂民萬年
色天知報國一生心之句此足槩公生平矣公

在儀部闡發易義數萬言直探玄指故事禮曹
設晏費公出伶官公悉屏去未幾徙南文選遷
考功郎丁亥大計實公秉鑒一私不溷少宰海
忠介公深相笑許引爲同志己丑擢僉事督江
西學甄叙至公干請屏絕首訪先賢徐孺子陸
象山謝疊山羅文貞楊文恪及死事忠臣鄒公
瑾魏公冕後裔以禮優錄復訪布衣章潢黃托
躬詣其廬聘主白鹿洞教席有諭士至言射禮
儀節二書行于南州公在信當道有越禁飛札
者公不納責遣其人比至建武益王餽古琴公
受而檄諸學宮曰此琴貯文廟以彰賢王崇儒
雅意翌日以妃弟囑公公婉謝曰校閱時何由
私識且執法所以敬王也及發卷果在劣等公
凡校閱日有常課不惜勞瘁二載再周十三郡
銓叙不爽最爲青衿所服辛卯冬擢南光祿少
卿次年秋抵任居無何南大理丞缺司銓者以
鄒爾瞻請公副之公蒙點用公上疏以疾辭新
命而力薦爾瞻大畧謂臣元標孤忠未白拔擢

宜新柰何以驚乘先之上不可再疏復不可乃
就職每訊一獄殫精以求生路按之典故多所
駁勘夜則誦易不休或以勞瘁諫者公曰聖賢
學問多從人事上磨鍊出來天行健不行息矣
癸巳歲都御史李漸菴公侍郎趙定宇公相繼
去位公上疏言邪說易搖老成當惜侃侃千言
留中不報是冬哭方濂公歸哀毀踰禮家食數
年每至絕糧則朗吟康節詩慰太孺人曰人之
受用自有劑量于此不足于彼有餘毋以目前
爲介介適有門人遠餽十金者不啟緘擲還之
或以居間請拒不應侍御唐公某按浙薦公云
溫恭則金和王粹孤介則古栢蒼松掄文夙號
道德文宗讀禮雅稱廉靖孝子蓋肖公一班矣
戊戌太孺人以家貧促公北上行至雲陽嘆曰
母老矣官非祿仕之官可輕進耶因趙開府某
以中途患病陳乞未報秋起南通政司叅議已
亥春親導母輿之任其時通政使楊公止菴以
入最行公秉篆清晨視事省呈詞慎批發盡絕

弊竇時論稱之江右一友謁公歡然道故次日遣僕上書稍以事涉卽枷示于門一徽人鬻婦以償國稅外家具牒呈司公憫之捐金完稅婦得無鬻銀臺舊無志公按古今手自編摩越月而成志官署日就傾圯計無復之乃謀之少宰李公捐俸鳩工起建中堂後房各五楹書室三楹顏其堂曰觀省而自爲之記目擊礦稅橫行多所株逮上疏言奸黨蠱惑未已重地騷動可虞要在正本清源而歸之法祖不報戾子春推陞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再推太僕少卿命未下是秋當以五品秩報滿貧不堪治行猶豫久之遂病痢十餘日稱篤家人請遺命緘口不言索筆書曰辛苦一生惟傍母田園烏有尚攜孫正襟袖手而逝先是初夏有夢公駕雲霧而上天樂沸空者先一夕復見巨星如斗洪光燭天墜于室中哲人云萎此其兆歟公律身以正持家以嚴筮仕至卒二十四年茹苦安貧食無兼味衣無重采半刺不交公門一介不入私橐天

性至孝方濠公沒後事張太孺人尤謹太孺人性廣大公卽至貧必具甘脆備使令曲爲娛悅其意惟恐有失公自居封公憂時卽轉質余故廬以居聲問密邇以故知之特詳公坐立言笑儼然純儒平生無大喜嘗抱身世之憂獨獎與後進推心引薦及便民利物之事盡言贊成不令人知不受人報端居喜著書掇拾遺文存者語錄一卷疏稿一卷雜詠百首總名之曰世清堂遺稿公沒後數月邑侯鄭君首倡公議請于

學使洪公祀公鄉賢輿論悅服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斯人與公娶施氏贈孺人從公仕閩而卒繼吳江汝氏施孺人吾郡望族父諱普太學生出後穆塘公某娶陳氏而生孺人早歲明慧父母與穆塘公最憐愛之重所字一日穆塘公笑謂家人曰得壻矣朱氏子他日當爲五品京卿遂以字公其言竟驗孺人生三歲而孤事寡母孝謹長通曲禮內則列女傳諸書時摘要語錄置座右以收韋弦之益十六歸于

朱處尊章上下無所不宜施氏故饒孺人奩具頗盛時出以佐公讀若二尊人甘脆及公成進士猶存其半後佐公仕而始盡耳公嘗謂余言之淚滢滢下孺人卒于漳浦署中先是孺人思其母夫人甚篤會得家書則叔氏報其母之訃者誤以爲其母也一慟幾絕已乃知其非復起此病腹堅如石扣之訇然閱月而卒時衷純甫十許歲未卒時前手一篋謂公曰請襲此備兒婚遂瞑傷哉公生于嘉靖丙午某月日卒于萬曆庚子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五施孺人生于嘉靖庚戌某月日卒于萬曆辛巳正月二十五日春秋三十有二子一卽衷純邑庠生娶馬氏比部郎當湖馬公應圖女孫一肇坤邑庠生孫女二米字公葬嘉善縣爲字圩震山之原施孺人配葬以某月日謹以文學君所述行畧稍加芟潤爲狀以請于當世立言君子其惠之銘以光不朽幸甚謹狀

雲南楚雄府知府常公暨配勅封孺人濮

氏行狀

余之舉隆慶庚午鄉薦也與楚雄公泊平湖馬
心易應圖同出歛汪師立伯之門余齒稍稚兄
事公公才甚高又鍊習世故而余簡傲多所忽
遺公匡余不逮甚多萬曆丁丑余與心易成進
士又六年癸未公以乙科首授太倉州學正到
官日進州士課之却脩脯勤董率恤貧弱扶冤
抑修廢隳州士嚴而父戴之州有鉅公兩王先
生者時俱里居兩先生文章氣節奔走海以內
其所推轂片言脫口不蹉而走萬里亦最知公
以故公名益起無不翹首願公成進士至大用
者在州六年兩與計偕故事廣文與計偕無兩
者有之自癸未乙科始而公最後計偕由貴陽
衡士往星馳萬八千里比至京後試期數日竟
不得成進士以博士高等擢國子博士轉南國
子丞又轉南大理評事進右寺正俱能勤其職
公之丞南國子也余適自山中起補少司成與
公同事四閱月而公徙余尋轉南翰長擢祭酒

從公留都者凡五年無旬日不相見受公忠益良多戊戌秋余中言者且歸而公有楚雄之擢公平日喜談祿命余亦染指每相過袖中出生干支七政所麗宮宿圖訂其歲月運限休咎余先期謂公余大限傷官剋度太歲激之得歸幸矣乃公當轉官無何俱驗然公時支逢劫而大限天官剋度不遙不利遠宦計不能阻公行益私憂之而公宜濮孺人生平無經年別茲以多病不能從公念之甚篤對親賓語及輒淚下不止乃以長子聿超自侍念未有孫爲置貳金從而少子聿起侍母去住之悲聞者悽斷公蒞楚雄有惠政居歲餘疾作爲庚子四月至八月卽世先是新曆至公于八月某日下硃書巳未丙時四字竟以其日時易簣先是公大父瀟官思恩幕而父贈公禾從父子相繼沒于官邸僅越一宿公病甚謂聿超曰常氏追我三世客死蓋有數焉亦何憾惜不及訣汝母幸汝妾有孕得生男慰吾地下足矣吾入仕十八年汝未嘗去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吾側萬里歸樞今又累汝汝歸致吾治命汝母
及汝弟妹其各自愛無過慟并勗汝弟讀書無
忘箕裘遂瞑公沒後聿超貳果生男而聿起亦
舉一男于家同時錫公二孫可謂善人之報柰
何不令公生存時見之天故未易詰已辛丑四
月公樞至自楚雄在道逾半歲間關水陸艱苦
萬狀殞于城西三里北與龍淵三塔相直以待
吉卜濮孺人故多病以哭公益甚後公二年卒
狀曰公諱文烜字叔明別號仰坡世爲秀水人

常氏之先黃帝相後遠祖樞爲太上師漢至南
北朝惠忠爽稱名公卿唐迄宋登進士者八十
五人河南公袞敏節公安民忠毅公同其最著
者忠毅自蜀徙鹽官其後有尚書楸國學進士
世卿有聲當時楸祀學宮鄉賢十一傳入國朝
爲雷州知府士昌士昌徙秀水遂著籍焉士昌
生縉贈職方員外郎縉生麟歷禮部侍郎麟弟
龍壽州知州龍生瀟思恩府經歷瀟生禾嫻于
經術而無年以公最南大理贈文林郎配張贈

孺人三子仲爲公贈公訃至自思恩邸公始五
齡爲孺子泣稍長事張孺人定省如禮歲時之
祭痛不逮贈公偕母氏簌簌隕涕以爲常比就
外傳警敏端靜異常兒屬對天成塾師避席九
歲卽善屬文受經故御史戚公于國吏部郎鄒
公一儒負出藍之譽十五補邑諸生二十二廩
于學宮公在黌校大有時名每試輒冠其儕偶
執經請益之徒踵至賴其修贄爲張孺人養并
資給伯某季某不問出入人咸服公孝友公舉

于鄉年三十四矣先時鄉舉者榜一啟炎徒填
奏扳援姻戚或挾有司之知辜較金錢無卓錐
者非久問之則田連阡陌矣公端介自持一無
所染以故舉後十餘年至入仕貧自若性又喜
賓客日張筵秉燭接納不休薄來厚報至舉責
以給公爲人寬大誠篤與人交有終始自親屬
迨疎遠以急告必助其籌畫始不告勞後不任
德人卒負之或加之怨公亦不辨且不較也以
故遠近服公高義其掌教婁東也同官滇人張

某從一子一僕困踣良劇公督諸生歲時存問
惟謹張得不大落莫諸生中有以酒食小過幾
釀不測凡六輩得公而事尋解者有爲人後其
先諱前後牴牾公爲白其故者有貢不及格公
憐其老貧破格居間後得司教山陰者有類試
落名公力推挽至入棘而乙酉戊子各登賢書
者其他推解振拔無算分校貴陽事竣道逢張
顧二里人哀乞于前張爲項金吾家幹依所親
之卑仕者所親沒遂至流落視故鄉不啻天上
公惻然挈之俱返旣至則張之妻以歲儉不能
存活將改適夜其吉期也而張適以日午至遂
爲夫婦如初兩家至今尸祝公旣去婁東諸生
德公不已乃共伐石樹去思碑于學宮前琅琊
先生作記況公胡安定孫泰山陽司業博士碑
去思自公始公在兩國學六館士習公先聲卽
素頑梗者無不帖帖畏而愛之然公能持大體
不撓貴勢左貂猶子蔣策馬前過公公曰此有
所恃公立欲具疏連劾左貂左貂恐重引咎而

請于公以教刑懲其猶子刑曹郎馬誤笞一胄
子六館士洵洵欲甘心焉微公諭解幾爲變而
少司寇沈誤以旁睨恚公後知館士散去實公
之以乃造公謝而大不直馬郎馬郎請告去公
久于南大理多所平反刑曹諸君或不平公曰
吾秩卽卑麗于三法司平反吾職也徇同官喜
怒碌碌溺職吾則不敢行意自若公前後所平
反如林逢時洪仕王思聰宋科時等凡二十餘
曹可指數已丙申秩滿所司列公考上上有粹
白一私不染平明兩造無冤不忝高門有聲法
局等語得予階文林郎贈封如制勅詞出華亭
董太史手人爲公華之公在楚雄雖不久然治
行已卓卓始至卽大書行所無事去其大甚八
言于座右獎孝行法猶胥嚴保甲課茂異簡其
科條而時其勸率至誠所感旬月顧化囹圄寥
寂京庾流衍臺使者同安劉公某嘉公治行擬
首薦公以未得代先疏公稍穀浮數贖緩無私
軫請下戶部紀錄移文旌賚如格播事起順大

東西煽亂羽書旁午公爲調材官轉餉無乏儼然長城之寄矣他郡邑有獄不能決轉屬公者公出片言沉滯立剖愆愼哀矜視棘寺有加焉鹽官人鄭某官姚安幕赴任逾限當罰公力請免之甫五月暴卒守檢其橐貲二十索耳馳書聞公公立捐俸歛且賻之復編爲請賻其子若弟洎二僕始得以喪歸鹽井大使陳耄矣公故憐之已乃知爲鄉人降階慰藉已鹽井滷淡虧課千金公爲量減之而討竈戶之應償者積逋者符其額陳得逃罪而正首丘張孺人之先原籍大理以故叅知公功世嘉興千夫長而族人在故里者尚多公召致其族諸生愈恭欵洽旬日捐俸資之婁東同官張已物故子在鶴慶距公治所半月程公召致厚贈之去公歷官政績卓卓可紀及私所樹德大都若此矣公自爲青衿鄉舉時矜名行篤倫理酌施報愼取予名燁燁動鄉閭一商挾厚聘謂必能致公公以親爲解力却之而就薄者嘗赴館度蔣家橋有遺橐

金者立呼僮追其主付之不告姓氏其人感泣
叩頭去公與王孝廉道厚善王病亟召公屬以
後事噤不能言公顧其家若洗曲爲具棺歛并
經紀其家同年胡臯暴卒而無子公徒跣哭之
哀歲時存問其室不使不誠于伯高家居杜門
却掃郡邑諸大夫自旅見外絕無造請有以私
干者婉謝之至廉得其枉抑狀輒委曲赴救有
事解而其人終不知者如王孝廉弟道成居停
嫗中以姦術門生徐應彰妻黨構之苦兩人者
幾不免虎口而公脫之他如此類未易指數尚
書洎國學進士兩公墓俱在橫山樵牧于鄰氏
日久公白之郡守李公盡復馬鬣之故隧石宛
然已卯丁張孺人艱哭踊如禮迨得宅兆念思
恩公而下子孫數百指不忍私改窆思恩公而
贈公夫婦附及虞筮筮廬墓嘯號中墅此近世
所希行者從弟爚沒解衣質母錢治歛無何兄
燁亦病醫誤投劑危在呼吸間公急延老醫陳
往副以西賓知醫者沈互訂方藥沉疴立起公

卽至貧宅舍不具而親戚友朋待而舉火者常
十數家余嘗以貧孟嘗戲之公修幹豐頤目光
炯炯居鄉有通德長者之稱蒞官有迎刃調弦
之技嚴以自律寬以處人無我負人寧人負我
物物庇其廣廈在在想其春風雖不登甲科躋
三事而器有餘于身慶足貽于後矣濮孺人吾
邑望族世有隱德青其衿者常十數無顯者父
曰秋江先生諱某材畧過人淹通經史壻倪氏
生二男三女季爲孺人孺人生而莊惠稍長從
父受內則孝經列女傳世範家訓諸書能解大
義作字有楷法幼嘗夢觀音大士拊其背曰若
相貴而天惜福可延以故孺人特虔事大士仁
儉自持雖臧獲下賤不輕詬諱秋江先生富于
家而用侈無何喪其二丈夫子女遺者二膝下
所憐惟季必欲配快壻會從子雲鴻與公同補
諸生相善亟譽公賢故孺人歸于公以甲寅某
月成禮公弱冠卽教授鄉里孺人受委養姑恪
勤周慎善得張孺人意而以其餘隙爲公抄錄

程課及他書籍手女紅伴公夜讀常至丙夜不休于是外內翕然稱常氏得賢婦云又念外氏無後愆患秋江先生置貳後果得男秋江先生德孺人喜曰吾今不爲若敖氏之鬼矣秋江先生沒生平所睚眦交臂起解紛植孤收合餘燼孺人夫婦實金湯之公生平不問米鹽而好客好施予比貴益甚孺人拮据有無咄嗟而辨四十餘年如一日人以爲難張孺人之病且卒也湯藥含斂相視惟謹暑月將事曾不告罷自癸未迄戊戌歷任皆從婚三男遣二女備極勞瘁閨門之內相嚴如賓密規微詞宵旦防儆生平所御惟粗糲布素語諸子曰貧者士之常寧有登枝而忘其本爾曹存之旣納長婦入而見孺人所以事姑者如是心爲慄如居家綜理詳密內外斬斬暇則誦普門品以爲常課然尼師巫媪屏之戶外曰此輩那可親其持身閑家爲慮遠矣公之赴楚雄也孺人欲從而病作返自武林玉寄楚雄家牘牘必蠅頭細書疊疊千言無

非規厲嗚呼賢哉公生以嘉靖丁酉某月日卒以萬曆庚子某月日壽六十有四孺人生以嘉靖甲午四月十三日卒萬曆癸卯三月二十四日壽七十丈夫子三長聿超南京禮部儒士娶沈氏邑諸生大遇女次某先公卒娶顏氏次聿起邑諸生娶沈氏太學生希冲女女二長壻太學生陳以修子邑諸生夢暘先卒次壻太學生沈士立子太學生豫昌孫男二聿超子一某聿起子一某俱幼未聘孫女六聿超四長字太學生張問仁子景韶先卒次字諸生徐邦寧子豫徵次字刑部主事郁公某孫太學生嘉慶子之驥俱沈出次尚孫金出在一字醫官顧聯輝子邑諸生廷佐聿起一尚幼聿超等卜得吉壤于某縣某都岳將以某月日起公柩殯所葬焉而濮孺人配夢禎忝公同年同邑同門同官知公特深乃不辭聿超兄弟之請因洪君邦基所撰行畧洎聿超自撰濮孺人述整齊之爲狀惟立言大君子採焉謹狀

小書堂集 卷之二十九
呂先生行狀

呂先生故善病萬曆甲申病久死矣久之復愈乃築生墳與五柳莊相近先生徜徉處也遂欲爲生志曰昔人有謨自祭文者生志不亦可乎諸親故雅知先生者競述所聞以進屬郭舜舉裁爲行述不啻詳矣而未有所授嘗慕今婁東王大先生文章行誼一時師表欲因所知請之而先生病亟不待矣先生無子子弟之子尚幼從子元學爲家督有三壻俱讀書好修敦半子之誼而李生者不佞通家兄弟行也元學因李生謁不佞曰願得子狀婁東先生志而死不朽矣不佞憐許之先生旣卒乃後先介紹兩生于婁東先生所而請焉亦憐許之幸有以報死者乃參諸君子之言整齊之爲呂先生狀先生諱炯字心文別號雅山其先汴人宋建炎中有繼祖者尉崇德家焉遂爲呂氏始祖八傳至祥祥生以寧寧生淇先生祖也淇生相歷仕沔陽州判是爲種雲先生娶于趙生子三長山西行太

僕寺丞煥季淮府儀賓燠中卽先生呂氏世受
賈家故饒至沔陽公善什一力田治本業家乃
大饒益務行其義賢聲蓋一邑故吾郡推轂義
富稱崇德呂氏而以文學顯則始先生生而穎
異至性過人十七補邑諸生于書無所不覽究
爲文辭灑灑道古以不合累忝屢見抑于有司
乃卒業太學爲涇野呂公內方童公所知聲譽
鬱起嘉靖乙卯遂以第七人舉順天鄉試當是
時倭患方起邑有築城役半屬沔陽公遂大困
城潰賊入家用蕩盡衆侮交作睚眦者乘之而
起先生倉卒囊書而北卽不獲薦將遂無呂氏
矣先生性警敏習事能寬忍策可否而沔陽公
質直峻整不罔取予事有相齟齬重拂衆議及
先生意而必不可已者先生輒出私橐佐之期
于彼我兩無憾而後已不令沔陽公知之雖兄
弟間不聞也佐軍興及南水門之役爲費二千
金又行金錢謝里中貴人構已者雜以他費半
倚辦私橐前後損先生私橐積數千金久之沔

陽公廉知之曰兒爲公家損已橐乎兒休矣乃
公償之然亦不知爲數千金也沔陽公疾革呼
取家籍欲均其費于伯季計償先生可二千金
沈孺人亦趣先生自明母爲終身累先生不可
竟不持籍去先生體羸善病自沔陽公卽世哀
毀骨立復從堪輿擇葬地數更易不已遂以積
勞致疾趙太孺人繼沒毀瘠亦如之而疾益甚
歲輒發則下血如黑梅狀五上春官或中道返
或抵試不入先生曰命也吾頭顱如許終不以

儒冠見先人地下歲丁丑謁選得揚之泰興令
巖邑也阻江海饒魚鹽多盜先生下車不一月
當事者交才之事疑且重者輒檄泰興文牒滿
案而先生起坐堂皇須臾立盡削浮苛布寬簡
禽治一二積猾境內肅然有議改運道由常州
徑泰興出揚子橋者費鉅萬計而泰興之累十
六七先生力言其不可議遂寢先生性高曠不
樂仕會沈孺人卒于邸益忽忽不自得遂封府
庫投劾自謫曰令奉職無狀且病篤不堪民事

願乞骸骨兩臺已下温言譬挽檄日三四下而
泰興民亦百方遮留先生終不顧從間道歸矣
故事令邸中供張責辦民間不下數百金物令
去以從而先生悉籍之以屬吏曰以待新令一
歲兩供民不堪也誤持一幙卽封還泰興民懷
思先生歲時羸糧問安否不絕此可以觀得民
矣自下車迄挂冠不下兩月人曰官簿耶才不
足耶上官不知耶先生曰吁不然漆園托志于
文犧步兵全神于麴蘖曼倩罷免于百石徵君

自謝于五斗吾敢當古人哉亦各有爲耳因賦
罷官詩五章以見意有園一區去舍不數武曰
友芳以伯季也有亭有池雜蒔卉木修竹映帶
清風翳然所居樓曰瞻雲以父也法書名畫鼎
彝之屬充滿其中日宴坐焚香讀老易離騷或
從昆弟親賓婆娑嘯咏不及俗事四方才人墨
士至者迎之花下割鮮醜酒佐以清言留連信
宿至者忘返間命舟過郊西所稱五柳莊者擷
蔬網鯉岸幘高歌或與田夫野老較陰晴問禾

忝居然柴桑之致焉先生爲人外和內莊不可
干以非義尤篤孝友事二尊人生死如禮事太
僕公如事父以家政聽焉太僕公莊毅先生左
右以寬和終身無間言太僕公沒子幼母老外
侮且作先生周旋覆翼卒賴以安儀賓公早遊
戚里晚歸友愛彌篤小鮮斗酒必共門戶之費
先生獨任之不以分伯季橐太僕公臨終握先
生手曰吾生賴弟死累弟聞者莫不酸鼻而兩
賢之太僕之女字余幼兒故盡得其詳如此呂
氏族大有祖祠甚隘先生爲卜爽塏捐負郭三
十畝爲祭田領以裔孫一聘名士脩世譜更始
祖而下墓地不協堪輿者而其費皆仰于先生
與同堂兄弟六七人居終身雍雍無疾言倨色
有急輒徇之子姓聰慧而貧者資遣之學歲有
常給族弟某者負官錢巨萬無以償法當逮親
屬親屬鬻產且盡償亦不足人謂非沔陽公莫
能援者而沔陽公業以代償數十百金先生從
旁從史曰某故不才脫不得出將爲先人辱父

幸多方爲援母爲兒輩異日憂也沔陽公然之
勉爲輸足卒賴以全族弟某某偕沒京邸旅櫬
數千里外貧不能歸葬先生涕泗言曰吾兄弟
平居時接塵連席非有故不暫離寧渠忍生死
異域耶卽出資厚給之歸葬又厚恤其遺孤焉
弟某謁選京師得遠宦遭誣係獄以文憑質鄉
人金得脫遂不能之任先生立指數十金贖付
之乃得之任又以違限謫調遂留滯不能歸先
生復遣人資給之歸仲氏姊負公家稅積至四
十金幼子入獄先生憂其斃也亟質金完官勿
責其贖里人聞先生敦睦之風各相戒曰慎勿
闖牆而令呂次公知也先生少年喜節俠輕財
好施亦稍飾服御有遊閒公子之稱中歲益務
爲醇謹然好施自若先生所施先宗族次母族
次外姻姑姊妹之家次邑里次道路耳目所及
生者待以舉火死者待以卽土緩急者待以解
紛不下數十家先生歲應之不厭間有負德至
相訾而復來謁者先生亦不拒也人或德先生

先生曰不然此家尊人意也以故終沔陽之世薄取厚予人無怨者沔陽公沒後先生行之如初然家益落故人親戚負先生金累數百千而先生所積逋幾亦稱是執券者相踵會沈孺人沒先生乃損孺人所積盡償之而故人親戚負先生者先生絕口不言也自先生未當戶知交已廣所交盡海內知名士歸田後客益進無論文士墨卿日滿四座即至星相雜流趾相錯于庭先生無不人人資藉之質子錢不足計且變

秫田人謂先生且貧矣奈何猶作原嘗事先生曰施不緣富性耳馬遷傳游俠而首序季次原憲豈以萬鍾舍仁義而計豐約非君子之言也卒行其德如初先生計偕時嘗渡寶應湖中渡風作羣舟盡沒先生舟幸免盡出其裝買小舟渡溺者全活甚衆不告姓名而去一士人官留都欲以五百金私其妾子密遣其僕賫寄先生所士人死其僕求分以滅口先生正容拒之召諸子均授焉有倉使者北人負倉儲于杭且鬻

其女先生憐其無辜爲代輸若干金女得不鬻
邑胥張相以孝聞病于京師且死先生覓醫活
之以歸衣食之終身又憫其遺孤而托之子婿
徐生俞通判者沔陽公之通家其長子死先生
倡義給其寡妻而季子負虛稅不能償先生卒
代輸以脫其箠楚潘承學者傭書自給四十無
妻先生念其篤實爲之經理令有妻今且有子
矣蘭溪人方大立以日者謁先生奇其貌叩之
才也勉使改業業儒且資遣之令就名師學不
二年歸補諸生食廩矣武林諸生某者受誣奪
諸生先生寃其事密白守復之先生不以語人
卽某亦不自知其由先生復諸生也先生之爲
德不擇微賤不間存沒務自快其熱腸而止大
率多此類也先生知交半天下或至貴顯用事
先生則引避不與通卽其人或念先生亦無由
樹德侍郎徐公某先生布衣交也徐公撫浙經
年不通一刺及代去表其門曰孝友敦義實雅
重先生云先生非元朔不入公門片札不交邑

大夫踵門迎先生就鄉飲先生以冠裳酬酢非
柴桑令葛巾漉酒事不得已一往後竟不往也
邑大夫某公雅敬先生怪先生無一言關白一
當罪者力可辦百金遣吏與俱來索一牘曰願
以此爲先生酒資先生卒却之其介如此前後
邑大夫俱欣慕先生時就先生談讌先生未嘗
及私閭閻疾苦時稱說焉邑大夫以下若丞尉
若學博士先生待之送往事居曲有恩禮邑大
夫李公某卒於官求美櫬不得先生捐五十金
購得之以殮郡守龔公某廉知狀檄縣償金丞
匿勿與已而丞免去人諷先生索之曰檄在先
生笑曰殮死令與資生丞等耳竟不問杭守某
公廉吏也以移疾歸卒於家貧不能葬先生千
里外倡義賻之始得馬鬣封其用情於郡邑大
夫不間存沒如此邑素苦里役先生倡置役田
歲輸米百餘石量役之重輕助之自是長賦者
寬而不累及有徵發先生則又首任其重者曰
柰何擇輕而累窶人子耶邑南門外故有堰而

潰於元邑大夫蔡公某念此堰不復則水直走而損文欲聞之當事者而難其費先生首捐百金堰成而邑士之預賓興者多矣此又先生嘉惠及一邑者也先生晚益甘淡泊衣不重采食不厚味以多病頗留意中黃之術始習梵書晨起必茹素焚香作西方常課閉關謝世事然里社義舉及飯僧掩骼之類猶競爲之先生處閨門肅若朝典與沈孺人相對無狎色戲言數十年如一日先生好施孺人好積然時能出所藏

佐先生市義而名歸先生孺人先先生九年卒先生老而無子而太僕公舉一子最晚及儀賓公再舉子喜曰吾有子矣遂子之乙酉冬先生病甚度不起遂籍家事授儀賓公曰善守之以待嗣子儀賓公痛哭受命儀賓公事先生存沒甚善亦若先生之事太僕公也然先生業已貧無他長物卽爲醫藥後事計幾欲易秫田矣會屬纊不果卒之日呂氏宗族及中表親屬哭諸門曰天平奈何死善人爲吾族若親災也邑之

父老子弟千百人哭諸里曰天平奈何死善人
爲吾民災也咨嗟嘆息道路填壅至不可行嗟
乎此豈可以聲取色求哉先生雅有尚平五岳
之志不難輕去其家以伯季所藉故和光渾世
然胸中烟霞眼底泉石不減宗少文卧遊也先
生多構書自經史百家及二氏之書無所不精
究所爲詩文多雄麗超逸晚而歸於大雅善書
家八法具體趙吳興又好蓄古丹青法書金石
奇器聊以適情不至耽溺所著述有道德經解

山林漫言藝苑目錄友芳園雜詠素心居集藏
於家餘多散逸先生生於正德己卯六月十日
卒於萬曆乙酉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
七嗣子元肇聘憲副純菴沈公女女四長適憲
副少崖許公子太學生三錫蚤卒次適理問葑
湖徐公子邑諸生國賢次適太學生甘原徐公
子太學生元朋次適太學生承泉李公子邑諸
生衷純諸壻女性至孝先生有疾必以身禱有
緩急必盡脫簪珥以待先生有所頒則皆赧然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三
辭之未嘗以日侍先生有所私也故先生雖無
子而處之常泰然 年正月 日儀賓
公將率嗣子奉先生之柩葬於傅字圩之新阡
先生所自營以葬沈孺人者嗟乎先生不可作
矣論先生者謂結客少年五陵裘馬似豪傾身
借客千金鴻毛似俠丙舍不虛孔尊常滿似通
玄樓高卧俗駕屢迴似亢一官三月去如脫躡
似隱慈物哺人見聞施舍似釋嗇精保身息機
習靜似玄先生蓋異才也而位不過黃綬年不
及上算又以無子終傷哉所賴以慰先生地下
者有墓中之石在敢錄先生生平以請謹狀

呂南城郡主行狀

萬曆庚寅秋七月初九日南城郡主薨於崇德
之呂氏其子諸生元學述主生平乞余狀之將
籍以請銘焉余於呂氏姻戚中名位稱卑冗豈
無烜者示之乞元學之業尚似有在也況主
之賢余故習聞之夫安敢辭按主淮莊王之長
女夫人胡出自幼端凝有至性嫡妃吳繼妃周

皆尊愛之當選婚會呂氏種雲府君諱某官鄱陽簿有賢聲王習之子某年與主相若主出入其名籍中王喜曰是鄱陽簿子耶得人矣力辭不得乃受命種雲府君以例改簿甌寧無何擢沔陽州判致仕又數歲偕趙孺人女淮邸請婚朝廷修故事冊王女南城郡主某儀賓中奉大夫是時主年十有九耳然事舅姑諧夫子御臧獲恩禮不失尺寸種雲夫婦大喜過望曰王姬反勝民間女子耶故事主不得從舅姑居非久種雲夫婦辭歸里主大感念曰有舅姑而不能侍養奚婦之爲儀賓公歲一歸省主親爲戒裝勉以孝思不雜燕昵起居之使交於道路浙距淮邸千里而遙別必數月或至歲餘主無幾微難色惟慎肩鑰督女工而已主初舉一子天後舉一女復天遂爲廣嗣計潛畜媵妾數輩使侍儀賓公辭曰主方盛年何事汲汲爲此主曰不然時難得勿失君其勿辭諸妾生子若女數人子俱勿育主曰所置妾無宜子者君盍置里中

良家子於家事二親分理家政君歸省不廢中饋而可以廣嗣其便非一旦尊人吾之尊人子吾之子而家亦吾之家安所用疑忌爲儀賓公內自計媵妾已多復置偏室於千里之外嫌釁易積主意故厚誰則信之意猶豫未決主察其意解二指環授之曰君歸見二尊人具述吾意有如此環矣於是種雲夫婦爲感嘆泣下世乃有如此人爲妙擇里中得舊族沈氏女時年十四卽元學之母也當是時主賢聲已遍淮浙而間有疑其心者無何儀賓公返淮館報命且具述沈賢能狀羣婢子環侍覘主意色恐其不懌而主顧歡然自如曰置貳得人吾無憂矣環侍者莫不嘖嘖嘆服後數歲沈從儀賓公至淮館主一見甚優愛之呼與共飲食羣媵不敢望焉及孕元學主日夜存視惟謹比生大喜躬爲沈調湯藥視元學加于所生卽元學稍長亦忘其爲他母出也元學七歲當種雲府君八十而膝前無孫亟欲見元學於是元學從儀賓公及生

母東歸元學每謂人曰爾時與主別蓋兩難之
牽衣悲戀之狀至今猶在目也故事郡王儀賓
終身不得回籍種雲府君既下世儀賓公以不
及視含斂飲痛倍至主泣曰吾不能婦又累君
不能子如罔極何幸有姑在計莫如陳情歸養
今天子以孝治天下或不難破格以美風化豈
不幸歟故事郡主儀賓嘗祿八百石世皇時大
工起司農金錢告匱儀賓公辭已祿四百助工
有司上其事詔許之有辭祿好禮之獎至是主
亦辭其祿四百乞恩同歸豫王初難之固以請
曰此事度不諧姑以塞乃公意耳下長史議議
略曰當乏財之時而辭祿已見體國之忠遵自
便之條而乞歸又見養姑之孝情辭可哀事理
無礙如議轉聞于朝下禮部議當事者方憂宗
胤日繁姻屬日夥縣官廩祿不能繼欲稍通融
其法以便公私得疏大悅立爲覆奏略曰郡主
儀賓名位頗重八百嘗秩寵利已多孰肯輸一
念之誠盡行辭免南城郡主以王姬之貴願奉

其姑儀賓呂某棄戚畹之榮恩養其母非惟孝
敬可嘉抑且恬靜足尚相應褒許以風天下便
制曰可實隆慶五年辛未歲也明興二百餘年
尚主而回籍者呂季公一人耳時趙凌兩孺人
尚無恙皓首綵衣舉貴主之觴觀者榮之於是
主垂涕語儀賓公曰自今君有母吾無母矣蓋
胡夫人就養邸舍三十餘年比東歸悲不自勝
留一妾副以奴婢田廬及他借養節以事之豫
營幽宅屬壻歲時享祀無絕其不以義故廢恩

又如此儀賓公二兄長太僕丞某次泰興令某
主事郭沈二妣惟謙惟和如家人禮趙凌二姑
沒主持服守禮惟謹且躬督喪冗不令妯娌獨
勞家務米鹽已上俱畀沈爲分理而已綜其大
勿嫌逼已性勤儉而慈不以貴驕人居常服澣
濯之衣簪珥無珍奇之飾稍暇則手治絲枲御
僮僕極其撫恤每食畢徹所餘以次賦之必周
遍厭沃始快族婦里婦或以時相接俱曲被款
洽人人以爲主親厚以故自主歸呂氏而族頌

孝里頌賢家衆頌豈弟所謂內外無間言者耶
主生正德庚辰十一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一
嗚呼賢哉史官馮某曰南城主之賢其他可能
也至以不妒啓後如元學所述卽烈丈夫猶難
之况婦人而出自宗室者乎余以此知祖宗修
身齊家之化發源深而流潤廣也卒能感動宸
極歸里養姑助孝治之化豈徒曰呂氏之光也

哉事神武二姓並精對味吹寒入甄鼓二哉
又叅軍汪長公行狀本對云某入泰輿令某

予少時往來省會間省會人數爲予言新都汪
長公任俠喜客類鄭莊今去澗居廣陵予悔未
之見也及余在史館謁白岳來新都得交左司
馬伯玉長公實司馬從弟云爾後長公子稚川
雅與余習最久今年春季余挾鶴兒來遊黃山
過千秋里見長公季子延清問長公無恙乎季
斂手對曰幸甚賴先生寵靈生父四百八十又
甲子矣猶時時視聽不衰以茲仲冬覽揆初度
願乞先生一言爲酌者先矣余曰諾旣越秋孟

余謝病湖西使者持一書至發其緘則稚川延清以長公訃告也其言曰孤不孝不能承先君志意以怡娛其天年又不能視斂舍以承信於大事乃今草土餘生奄然一息所不卽填溝壑者恃先生之華袞其辭能爲先君垂不朽世世耳矧先生之諾也在敢惟先生是圖余曰然吾聞之君子不失口于人言足信也雖昔以慶今以弔吾將信吾言矣按汪之先著于魯至漢中葉徙江南隋之季曰華者以兵歸唐高祖領歙州刺史封越國公其支屬衍于唐模猶周之豐鎬也自唐模下析爲十六族松明居一焉長公家松明曾祖塤祖玄齡兩世皆長得稱其家宗子父良榕字文盛與從兄文質文林咸以甲子生三人者特達魁梧爲閭里望文質公卽司馬父贈如司馬者也故司馬爲文盛公傳號世叔語具傳中不具載長公名道暎奎卿其字宅中有黃羅峯南列最爲一郡秀出因別號峯南先生長公爲文盛公冢子生而稜稜骨起知慧過

人少司馬一歲自童稚以迄幼學居同塾步同采食同盜業同詩書雖兩人亦不自知其異產矣當是時文盛公以獨子當戶修先世鹽鹽之業賈甌括家頗饒不欲長公事咕嗶文盛公未五十歸老于家挈資斧以授長公爲政然僅僅數千緡耳長公在事益發紆父祖未盡之策謂鹽鹽利無奇羨乃悉出其金錢以什五治鹽什五治鹽筴又能察邊輸緩急羸縮賤取貴與數歲中羸得過千鹽鹽數倍文盛公喜謂孺子能治生乃長公之言曰淞雖瀕海其地狹小歲出鹽鹽不足以當淮揚什三淮揚爲南北之衝北走齊梁燕趙南走三楚其中具五民舟車輻輳江淮之間一都會也趨名於朝趨利於市廣陵天下朝市吾將舍淞而之淮矣先是文盛公從季曰文材從公廢舉業亦豐裕泣不欲從長公乃留三之一以佐從叔居淞自挈其二入淮南有某甲者願以貲附長公長公勿却初入淮南北轉徙煩勞會文盛公考居室故里歲取給長

公不貲公自虞財力幾匱適有天幸擇人任時
有完物無息幣幣乃大贏于是入貲爲郎將就
選人者而母吳氏孺人以丁卯卒不果行文盛
公既失元配爲二子分著曰來爾曄爾屈首授
書非爾兄力不及此今薄授爾貲視先人所畀
我者厚矣爾慎諸母忘先德道曄敬諾後十三
年巳卯文盛公亦卒長公居廣陵喜通賓客所
至連車騎交守相法宛孔子雍容而淮揚又最
爲冠蓋駢集交遊視淞滋廣年五十稍倦勤乃
歸某甲子母錢倍蓰其餘金悉以付任事者而
公構別圃廣陵蒔花藥甲其地日儻徻郊園不
問生業歲會月要總其成而已久之任事者竊
利權寢減昔產更爲諸子分授財賄曰吾無陸
賈裝爾三子月給吾酒食供具畢吾生焉足矣
歲辛丑復喪配吳孺人乃嘆曰吾聞君子宗廟
爲先居室爲後祭器爲先用器爲後吾老矣請
事先世烝嘗爰作室三楹祀曾祖考以下及于
其身四世曰是爲小宗之宗禮也先此議築室

季子渭以時絀舉羸固爭不可公必欲其肩任
及室甫成二子皆不在側以乙巳夏仲之中旬
微示疾每旦猶晨起盥櫛不廢常珍至廿三日
日下春呼渭名者再不及他語及次之旦雞三
號舍和長逝距生嘉靖丙戌十一月初七日得
年八十云公家世孝弟力田初公與司馬同學
雖家人亦盡知有耕稼耳獨從大父守庸公每
日攝兩人曰大兒國器小兒家寶吾先世遵何
德令二兒比肩振吾族哉厥後司馬貴長公素
封一如公語至今負人倫鑒者必由守庸公矣
公性戇直無少曲當其意則响嚅不當意則嫚
罵雖貴人不避也歛令四明陳公嘗與公布衣
交始蒞事來弔司馬太夫人于里閭遂過公第
將入門公揖令曰人言歛難治治歛不難苦無
廉吏耳誠得如武陵姚公治歛歛何難哉聽者
皆嚙指公言事意氣自若令亦察公無他腸虛
已聽受其無所忌諱類如此中歲子姓甚繁晚
多天折今惟二子一源一渭在所稱習余于虎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林千秋里中者也渭同母兄三人一鴻一藩第
一人一濛皆先死鴻更名超超與濛皆稱節俠
丈夫以義聲聞鄉里公于二子之死未嘗不慨
然而獨于華之天每暢然對賓客時而喟然曰
令若兒在何憂不亢吾宗哉蓋華夙以慧著尤
得當公心吾嘗叙其文謂爲奔逸絕塵也者今
子姓孫曾林林玉立寧必無若華也以慰公之
望乎然公不及于身見之矣嗚呼惜也因并著
于編以俟傳誌者采焉 卷之十九終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家乘 外族附

馮氏高祖已下像贊十一首各有小序

嗚呼此我高祖遜之處士遺像也我馮氏始祖
曰添祥再世曰彥珪彥榮三世曰宗敬諱謙實
生高祖高祖已前遺像無存者夢禎十九時得
二世祖母梁氏像一幀于從曾叔祖昂卽彥榮
之配先君子沒荒亂中竟失去故所奉自高祖

而下高祖諱恭遜之其字夢禎爲童子時嘗侍
仲祖東溪公伯祖一峯公從容咨請祖先遺跡
云遜之時家已耗頗能安貧滑稽自適或戲占
詩句嘲人人畏其口以高年給衣冠榮身配楊
氏生三女二男生正統十四年己巳五月二十
三日卒嘉靖四年乙酉五月二十九日享年七
十有七夢禎生晚不及其音容像似否未可知
然熙然春融衣冠古拙可以想見先民之風矣

贊曰

猗與高祖厥字遜之七十七年鼓腹清時滑稽
安貧克昌而後耳孫肖之以筆爲口

高祖母楊氏壽最高祖母夏氏事之二十餘年
頗能言其事大都近于不識不知此其所以壽
也嘗言楊歿曾祖哭而呼之曰吾母半世良姑
半世良婦曾祖母愠而諄語生景泰五年甲戌
正月十六日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三月十五
日享年九十遺像白襦黃裙手執數珠贊曰
惟高祖母人貌而天白衣持珠遺像儼然不識

不知以九十其年乃知識知道家所刪
曾祖諱經字大材懷芹其別號也家世籍于冬
官爲匠歲七八月畜麻治緹來春與漕艘爲市
百金母得息可三四十金至曾祖勒苦經營家
漸饒裕祖居之南北各招一宅配居氏生三男
長良次震次坤晚年分三子各二百金宅一區
我馮氏之堂構立矣亦以高年給衣冠榮身生
成化八年壬辰五月二十二日卒嘉靖二十四
年乙巳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四遺像丰

神瀟灑可掬然其衣冠視高祖稍華矣贊曰
貌冲而揚儀靜而莊宜爾壽而康宜爾子孫熾
而昌噫是成化之遺民嗇神而葆光者乎
我曾祖母居氏能以嚴肅爲懷芹處士內助時
家漸裕不少臧獲而三子婦必相次直廚少不
如意呵誚隨之祖母夏氏爲夢禎言如此居氏
外家丁產已空有墳三塚在北坂坊祖居隔水
東北數十武歲久隣家侵占幾爲墟矣夢禎理
得之以水東腴田七畝授弟國禎世典其祀亦

曾祖母在天之靈所樂聞也生成化七年辛卯
四月初八日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正月二十
四日享年七十有四贊曰
端而凝豐而碩精神奕奕佐我曾祖辛勤拮据
五十年如一日噫其女士之特
我仲祖東溪處士諱震字汝威東溪其別號無
子先君子三歲而孤子養之夢禎既生處士夫
婦喜甚恩撫勤至至年六七歲亦不知更有本
生也處士善飲夜必盡一壺夢禎必侍嘗曰吾
得見汝作秀才而歿足矣夢禎輒自譽爲大言
嘉靖甲子夢禎籍爲諸生喜甚每入試則支筇
臨試所迎勞之無論有今日令處士得見夢禎
舉鄉薦當作何狀喜也先君子無別弟遂不能
棄本宗今以恩以義兩承之奉處士曰仲祖配
賈氏曰仲祖母處士生弘治八年乙卯二月初
一日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八月二十一日享
年七十有二白晢美須髯談論亹亹五十後患
足瘍遂爲痼疾不能釋杖以老夫婦像俱五六

十時所傳處士幅巾衣深衣恣態生動頗得其
髣髴贊曰二曰昔美成得始命豐實五十對患
撫弟之孤及孤之子成我之恩生我等耳予爲
諸生公也色喜賴公之教幸有今日而公已歿
仙耶非耶翩翩者誰耶是其爲余之仲祖而子
子孫孫永勿諼者耶

仲祖初娶曰某氏以不婦去慈祖母賈氏始踐
正室甚能持家內外井井予最爲所愛一味之
甘必畱噉余有疾則奔走巫祝惟恐後復而後
卽安祖母姿貌豐碩有如滿月細步甚遲夙興
晚臥老而不倦卒以是成家生弘治七年甲寅
五月三十日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十月二十
四日享年七十三贊曰

嫗憐我勝掌珠我奉嫗無多時披素練如見之
肅拜起涕交頤

我祖諱坤字汝厚年三十二而沒余從先君子
育于仲氏記七八歲時先君子召畫工畫祖像
余問先君子此何人先君子笑不荅審諸傍人

始得其真一日仲祖訶余余曰爾非我親祖父
奈何見訶仲祖爲不怡者累日此如昨日事耳
所畫像卽此是也先時有像盈尺後從一童子
婁娑樹下祖母云不甚似故先君子易之我祖
生弘治十四年辛酉七月七日卒嘉靖十一年
壬辰二月十一日贊曰

傷哉我祖壯齡棄世幸存遺孤以衍吾氏余幼
無知謂此年少是何人耶先君不答而旁人道
其真黃河萬里始于崑崙余安敢忽我祖而不

存

我祖母夏氏稱未亾人甫廿九耳余舉鄉薦時
尚未滿七十謀白有司旌祖母之節而祖母固
不可曰未亾人有子有孫何旌耶計其費當數
金祖母曰未亾人益一婢子日織賣錢僅踰十
文空數歲之藏以買名吾不爲也遂已之祖母
終身蔬食余三歲從祖母寢起十五始就外傳
故受恩最深夜一燈祖母課女紅而余讀書余
成進士去祖母之卒僅兩歲耳傷哉生弘治十

七年甲子五月八日卒萬曆三年八月十六日
享年七十二其像揭白又非國手故不能責似
有其意而已贊曰
傷哉祖母廿九而稱未亾人口不嘗葷血之味
足不踐羅綺之塵大節皎皎如雪如冰至七十
以老而不求旌于有司曰吾有子有孫易寫者
白髮難描者素心公嫗之像一老一少如婆從
孫我子孫其式欽

先君谿谷居士像鄞唐生所寫蓋名筆也壬午
秋余自京師奔喪痛定瞻遺像初疑不似二弟
謂甚似曰大哥別後父須髮盡白而貌加腴至
病久始覺枯瘁此病時容耳自拜別至大故僅
一年四月而形容變異如此爲人子者奈何可
一日輕去其親之側耶先君少時患腮漏一夕
夢披髮神人以面親患處遂忽愈疑爲真武神
故終身虔奉之不衰像右腮作暗黑碎文乃舊
癥也先君諱某字次公以壬午秋勅封翰林院
編修我馮氏蒙國恩自先君始生嘉靖九年庚

寅七月二十五日卒萬曆十一年癸未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贊曰

謂天下皆可必乎或拙餘而巧不足謂天下皆不可必乎吾又未見種苗而得粟吾父生平不課子不治生人見其蹙堂構于中歲而沐恩光于晚齡以為若有天幸而不知其胸中熙然盎然如春之融如酒之醇噫是其所以困而終嗟乎人生不幸失父不幸之甚失母余十九而後家門之變無所不有大都不可言令母在余

則熙熙至今耳先時母病亟召畫工寫像猶扶病裝而出畫服飾如之時病久骨立懸想舊容點筆終不似也余幸叨一命母得追贈孺人遂更其像加冠帔易緋余骨相類母畫工以余面參舊像成之然亦不能甚似母姓沈氏生嘉靖十年辛卯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九月十一日年三十六贊曰

母白兒蒼母瘦兒肥兒幸似母母胡棄兒母亾之後家日以非象服裁裁不及母之生時我心

傷悲

先室贈孺人石氏生一女二十三而沒時余舉鄉薦一年矣像揭白故不能似後更爲之亦不甚似姑存之云爾贊曰

爾爲余婦余能顯爾而爾不能待爾命何苦不能返爾之魂又不能肖爾之形峩峩象服不知何人傷哉

自贊小像

眞實居士此像萬曆乙酉冬鄞唐生某所寫先是達觀禪師北行以白衲爲贈親作白衲歌誨督深切語尤雄快卽詞人操筆未必能爾以故居士常披白衲而像如之戴斗笠手提青玉麈尾行且笑儼然居士也時年三十八又三年戊子正月二十六夜燈下自爲之贊曰

爾何人耶不愛葳蕤進賢而愛竹笠不愛文繡而愛布衲不愛載筆而愛塵尾是謂眞實居士爾行何之亦何所笑人以爲拙天以爲巧是宜置之一丘一壑以老

沈孺人小像贊二首

余寫戴笠披衲像時亦爲孺人寫此像長二尺許俱唐生筆故能彷彿而近莊但額顙不似爾黃襦竹根青裙尚之以茄花半臂蓋燕居服飾也時年三十一贊曰

余居朝爾不欣欣余投林爾不戚戚閒靜疏通宜文宜質銖衣繡裳臨風獨立是文通學士之遠孫而真實居士之繼室

又

乙酉夏孺人歸寧武林俞生某爲寫此像盈尺耳顧甚似而小腴從兩婢子長者持紈扇小者持麈尾引師子猫樹亞挂鸚鵡二物俱孺人所昵也贊曰

爾生于武林長于荆楚嫁于樵李蓋嘗從余宦遊京師今復居武林而尚未知老于何所青山白雲與汝共之外有求羊之客而內有萊氏之妻余其庶幾

先祖妣安節夏氏墓誌銘

先祖妣夏氏家世秀水縣人父曰某贅于柴場
灣之謝氏生三男三女祖母其一也爲先祖諱
坤字汝厚之配先祖年三十二卒祖母撫先君
孀居時仲氏祖無子同育先君賴以成立祖母
守節四十餘年惟咬菜根非十指所作勿用用
常有餘夢禎生三歲卽侍祖母寢惜油常不許
夜讀尚及抱驥子以歿驥子夢禎長男也夢禎
鄉薦後屢欲白旌祖母之節必不可曰婦人守
節固分况有子有孫何以旌爲遂不敢言私謚
安節祖母生弘治甲子五月初八日卒萬曆丙
子八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一卽先君諱
第封翰林院編修娶沈氏贈孺人孫男三長卽
不肖夢禎娶石氏贈孺人繼娶沈氏封孺人次
胤禎娶許氏次國禎娶黃氏曾孫男五驥子鶴
雛山子鵬雛辟邪先祖葬城西祖塋穆位地師
以發祥所自不宜輕動故不敢奉祖母配丙戌
冬葬德清之金鷺山不吉遷于錢塘虎跑之前
山乘庚脉卯向實萬曆甲午十二月某日銘曰

傷哉祖母稱未亾人四十五年長齋如僧守節
婦職柰何求旌我誦此言甚明且清謚曰安節
以培世經速朽者形不滅者銘

先考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谿谷居士先

妣贈孺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我馮氏自國朝爲嘉興府秀水縣人世居嘉興
縣北板坊高祖諱恭曾祖諱經先祖諱坤先祖
二兄良震行三再娶祖母夏生先考諱某字次
公晚年自號谿谷居士取老氏爲天下谿爲天

下谷之意二歲而孤仲祖震無子子育先考先
考生嘉靖庚寅七月二十五日終萬曆癸未六
月十五日年五十四先妣沈氏嘉興縣人亦世
居北板坊外祖諱儒外祖母顧先妣年十五歸
先考先考十八年卒生嘉靖辛卯十二月二
十四日終嘉靖丙寅九月十一日年三十六先
考妣以不孝入仕封翰林院編修贈孺人子三
長不孝次胤禎國禎孫男五驥子鷄雛山子鵬
雛辟邪孫女六近世士大夫俱以揚親爲孝親

沒必借重名高諸君子爲誌銘表傳以托不朽
卽少飭以欺天下後世不恤不孝最恥之奈何
敢以所恥事先人故于先考妣合葬自作誌銘
世系生卒外附子系姻屬不敢加一字以誣先
人墓在杭州府錢唐縣五雲山之支麓葬以今
年己丑九月十七日辛酉先是葬先考排山塢
先妣德清縣金鷺山不吉而改卜得今地遂合
之其銘曰
兒二九哭母四九哭父哀哀蒼天兒命何苦初
葬而分再遷而合父母之靈或願同穴峨峨五
雲麓坦而平浙水朝之靈其永寧

前室贈孺人石氏墓誌銘

余前室贈孺人石氏縣之伏二十九都人父諱
梧有田數百畝稱富人婦少余一歲以嘉靖丙
寅春二月五日成禮時年十八先一年先慈病
日嘔血虞不起亟欲納婦病有間而婦至顧不
甚喜私語余曰婦相不宜堂上人時先仲祖東
溪公及嫗賈俱無恙踰半歲與先慈相繼卒堂

上遂虛其半而家亦耗矣婦初至卽憂貧余少年崛強頗不懌指案上書曰吾有此寧久困耶婦默然先慈旣沒家變紛起婦益不自得而家益貧遂市所居屋晨起不能具盥水有之隆慶庚午余領鄉薦辛未上春官不售歸而婦病矣病半載卒其病爲單腹脹久時身寸裂裂處出水沾漬衾褥或云有他故余所不忍言也時年二十三生女二長瑤光適海鹽國子生沈紹元江西按察司副使奎之次孫次未名先母殤婦沒後十二年壬午余官翰林以恩得贈孺人又四年丙戌葬婦德清金鵞山從王姑其地不吉遷于某縣某山令從王姑孺人性質實無欸曲堂上親俱不善得其意獨王姑夏少憐愛之爲婦六年開顏之日無幾余領鄉薦歸家人尊卑無不驩喜迎見孺人獨不怡召之良久乃出竟以抑鬱歿生嘉靖己酉四月朔日卒隆慶辛未八月二十八日葬萬曆己丑某月日銘曰

嗚呼余婦爾生也富爾嫁也貧不年而天不男

而女不封而贈豈其命耶葬爾不待爾夫從爾
王姑爾夫銘爾爾其保此玄都

戊子春正月稿已丑夏五月竄數十句

亾女大姑傳

亾女爲沈郎孝升婦蓋先孺人石所出憶女生
時先孺人以產難昏暈余腹之經夕時月光滿
樓因名之月而字瑤光女四歲余舉鄉薦是冬
受海鹽沈氏聘五歲先孺人病卒所遺惟女先
大母痛憐之與之共卧起六歲余繼娶沈孺人
于杭而女從之先是沈孺人夢一峩冠神人引
二婦一長一少少者携一女授之曰此吾女今
爲爾女矣比女至孺人驚謂余女狀儼然夢中
所見也二婦得非前室與先姑耶相對疑訝不
已以故視女如已出女黠慧善談說語事首尾
貫串無遺一日余與孺人相對女與太舅樟翁
共語女敘余閨中事有太史公筆鋒孺人顧余
大笑七歲習學女紅九歲從女師姚媪受孝經
列女傳能通大義年十六而歸沈郎事舅玉田

永姑姚甚孝謹生二子俱殤自後凡十年不孕
乙未冬余往南京女送至吳閶而別次年忽聞
女孕余泊孺人以下無不爲女幸秋八月生一
男奴來報喜余泊孺人以下無不欣躍九月孺
人與兩兒暫歸武林十月返過郡城忽報女失
所生兒余亟命兩兒疾馳海上視之鵝兒先到
則姊已病病革開目曰是吾次弟耶吾大弟何
以不至吾得見吾次弟猶吾父母也舉手遍身
撫摩謂鵝兒曰弟爲吾語父母願相珍重遂瞑
傷哉女以得男喜竟以失男亾耶女亾一日而
驥兒至得臨女尸三日而孺人至得臨女棺又
旬餘孺人兩兒還邸始聞女訃不覺老淚之橫
集也前室所生惟一女女歿而無出一絲斬然
良可傷痛

姬桂名字說

廣志云桂出合浦生必于高山之顛冬夏常青
其類自爲林間無雜樹芬芳貞潔有君子之德
焉入藥則爲百藥長徵珮則與椒蘭雁行其材

又中舟車宮室之用所稱桂舟桂楫桂棟桂柱
者是蓋南方嘉木之最而吳人以木犀當之殊
可笑余舊吳姬名桂其家之人不過曰木犀云
爾事余五年柔慧機警日月以異余漸嬖之乃
拈其名義而字之曰延佇蓋取楚辭結桂枝兮
延佇也夫延佇者待也所謂不待帷帳則芳香
不發姬待而遇余可以慰矣遂書其說似之

明故迪功郎楚府典寶正樟亭沈公洎配

董孺人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大亨字正叔別號樟亭先生世爲
杭之錢塘人自唐歷宋多顯者而文通學士文
章行業尤著墓在龍居塢王荆公撰誌銘公其
嫡裔也族姓居江干者最盛有諱士寧者出贅
城中李氏是爲城中沈氏祖三傳至公公父某
母柳氏公未弱冠而孤性警敏通脫籍爲諸生
有聲博極羣書善尺牘百函立發而不喜治舉
子業以故艱于遇合中歲益厭棄遂游京師賓
客甚盛時華亭徐文貞公當國以舊弟子才公

欲畱撰青詞積資可得中舍公曰吾得曳裾王門可耳安能鬱鬱居此遂入貲得典寶正之楚府時昭王春秋方茂雅志墳典得公大喜置之帷幙孜孜講論昕夕無倦或接遇賢士大夫商略今古辯若懸河咸驚異謂河間陳思復出而公之輔導功因以彰灼于縉紳間昭王嘗語人曰沈某余之師也國事大小必以咨公公亦矢心彌縫靡有缺失景府以天子介弟就藩中涓挾其勢肆甚楚府莊田橫被侵據若干頃昭王以公爲使白諸朝得直莊田歸楚衆亦多公時昭王春秋漸高艱于子一日引公至密地指太史公書某傳謂之曰若堪屬此乎公遷延引避叩首曰殿下年力方茂錫麟非遠臣實愚頑不敢奉教昭王咨嗟嘆息愈欽重焉丁母柳憂奉柩歸葬服闋仍補楚藩又數年致政歸而昭王亦遂薨逝公每從容爲余談說昭王時事未嘗不流涕也余居甥館時以大父行事公而公尚強健噉食如年三四十人喜賓客談笑慷慨一

坐盡傾暇則進余談文談詩間爲唱和孜孜不
已公于詩不喜杜陵而余最所左袒公曰若能
醉心六朝諸名家吾言當不至河漢余漸悟入
則公之教也余與公周旋十八年兩從余京師
朝夕匡誘惟恐不盡余性超脫不喜世故公最
憂之余卽終不能改而感公至矣公晚年喜道
家言間試容成之術無效不止姑以自娛又好
持籌課子母所畜近千緡然言利者易進不甚
核實輒一試之以故所畜子母輒去公亦不
悔公性喜動不善株守居楚時一工人藉其改
所居門至三十餘次居杭亦然他可知矣公精
神挺拔見事風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如此人
奈何以王官見奇哉華亭公嘗語客曰沈正叔
有用之才客曰公知其有用何不留之令就王
官去耶華亭公語塞公生正德乙亥六月初四
日卒萬曆己丑十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五
配董孺人父某母某氏生母某氏及笄歸沈樟
亭先生少年喜冶游百方給孺人孺人必廉得

其狀所籍記或爲隱語孺人必射而知之雖龍尾羊裘之奧無所逃焉事姑柳最孝性柔婉而能斷大事姑柳易簀時樟亭先生方爲使上疏京師未返宗室有畜美樗者曰惟所用不必議直孺人不可脫簪珥歸直而後用之其識大體如此晚年妾生一女孺人撫而嫁之如已出焉去年三月孺人春秋滿八十婦翁率子姓及親黨稱觴上壽至冬婦翁病亟去孺人屬纊期僅旬日耳承諱之日猶及舉杖披麻衣而坐非不幸中之幸哉孺人生正德甲戌三月二十三日卒萬曆癸巳閏十一月二十二日于樟亭先生稱並德云子一某娶高氏女一庶出適蕭山諸生來斯行孫男三起儁起佑起儔樟亭先生先葬龍居塢祖塋五年矣今將以某月日奉孺人柩合葬焉銘曰

惟沈正叔有用之才相君知之而楚游之輒卒不可回公遇昭王如魚得水明而未融命故如此惟董孺人並德于公同居同穴生死相從龍

居之阡土肥泉甘翁嫗居之子孫萬年

明故處士芝暘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宜先字尚行別號芝暘子家世錢唐人譜系詳具樟亭先生志中公生而警敏脩潔裘馬休休善談論議事當否確有證據雖黃月旦巧得其真或與共事後稍令鋪敘首尾洋洋灑灑百不失一卽令讀書知古今雖談天雕龍輩當之寧免濟河焚舟哉爲人情至哀樂過人壯歲從樟亭先生遊楚見禮昭王曳裾御醴

出入愉快十餘年比還故里方築室買田爲終焉之計而資用稍絀不能如居楚時揮霍自在矣且突喪壯子無伯道之兒有中郎之女艱難酸楚又十餘年與善不虛良胤再降雙珠欣其在掌瓊夢死矣盈懷一疾不起實惟萬曆癸巳十二月初三日距生嘉靖辛卯十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三傷哉公與先君游甚善方公反楚余適斷絃遂以愛女繼余之室時余貧甚不能納禮公闢甥館延余居之與余同甘苦者三十

快雪堂集 卷之三
餘年而今已矣余飄搖仕宦定省屢乖公爲余
凡兩至京師兩至留都殷勤篤密視余猶子別
公以去歲十月二十四日方轉眄家書而訃音
忽至傷哉公娶高氏子三長起儁高出娶董氏
不幸早世次起佑六歲次起儔四歲俱側室王
出女二長卽余婦次適桂陽令張公一陽子諸
生兆登今將以四月之二十六日奉公柩殯於
芝塢舊阡以俟吉卜銘曰
生而多憂歿也則休喪子有子無替箕裘爾壻
爾銘萬年斯丘

太學沈生超宗墓志銘

生諱鳳字超宗余同年沈茂仁翰撰次子也母
曰王孺人生子五二幼殤于京旣予告歸復傷
季僅存伯兄麟禎與鳳爲二先是杭有諂貴人
某者艷沈氏之盛挈其子親過長溪強以孫女
求字茂仁不得已謀之副憲公姑以季委之諂
貴人歸甚喜每指示人曰此翰林媳婦後季傷
而仲尚未有議副憲公具書遣媒通某氏願以

仲續前好時媒者先過余余微止之不得竟以
母命堅拒其年余女遂字鳳矣自後鳳與兄屢
過余鳳始十餘歲膚清韻上手揮大字在兩家
兄弟間見者無不屬目又五六年成禮于畱都
別館余女始十五在館三日而歸歸又三日而
王孺人卒又一年所長男豹孫生于家會余得
旨放歸往來長溪視鳳夫婦與豹甥甚密豹甥
之周晬也鳳擊鮮張樂爲十日酒娛客費百金
余戒其太奢且非所以爲兒福鳳性資清慧而
失學不樂攻苦顧有好古之癖客有持法書名
畫舊陶玉器求市不難高價得之間售僞者久
之輒能自辨逋返僞者直客遂相戒莫如長溪
已而復好聲伎或從優伶當場串習爲娛伊吾
傳奇記諸晝夜不休間試六博及黃白之術亦
不至大損近歲益務爲節儉日月會計甚細壬
寅春挈室僦居武林與余共兩山西湖之樂踰
歲而實以節家居冗食及他雜費將就試白下
屢易期而不果迺定以七月八日行先一日別

余湖上余治具候之日西而至次日果行蓋永別于此日矣傷哉九月初稍聞鳳病鳳素清羸觸勞卽病病一二日趣已多不過旬日以故家人不爲深念豈知其一病不起哉初三夜余已臥聞急信驚而起女復孕數月慮有傷強慰之旣行北關猶未啓五鼓得從輕舟一晝夜馳至長溪則鳳抵家三日矣病勢雖危而受藥周旋信宿猶有生望忽張目視余曰吾太山也當以誌銘相累狀吾者其吾兄乎語雖模糊而可辨竟以初八日長逝長溪俗信鬼沈氏尤甚鳳病至卒祈禱宰殺無筭師巫之聲括耳費幾二百金初余及女恐不及訣竟有數日周旋又不灰道路而死于家骨肉團聚遺腹至十一月竟得男是皆不幸中之幸也鳳沒後一月餘而伯兄自北歸又二年所服且闕伯兄議移弟柩改殯於孰字圩祖塋之丙舍鳳生萬曆辛巳某月日卒萬曆癸卯九月八日春秋二十有三子二長大詹聘西華令李君日華女次當戶卽遺腹聘

包孝廉世杰子文學鴻達女沈氏世系俱載家
乘中故不叙銘曰八日春祭二十歲三十三
鳳兮鳳兮文而未炳疇厚厥生而速其隕孰字
舊旣營魄暫依吉壤非遙待爾子而移爾有遺
言酬爾銘詩

外曾祖沈公柳孺人像表

曾孫壻馮夢禎贊曰若祖吾祖若翁吾翁泝而
上之以及于公不攬筆而心記錙銖不讀書而
雍容步趨蓋衣冠之器不爲龍而爲魚公壽六
十客歿番禺龍華鍾者生平善公實能想像爲
公之容巧心妙手神與之通馮生作贊敢誇乘
龍

曾孫壻馮夢禎贊曰母杭人也生于海門以其
父歿于武昌以其子母能筭能書日覽史傳默
記無遺能持家政如刀切物厚薄均齊半世相
夫半世相子一門之中雍雍濟濟稱女丈夫其
亦無媿

明故沈母高碩人墓誌銘

余婦翁沈尚行府君之垂絕也手二子起佑起
儔呼高碩人泣而授之曰吾不圖連舉子而不
及視其成以累若碩人泣曰唯唯碩人故善病
先是婦翁從余京邸以妾王歸時碩人年餘四
十卽徙處樓中謂王曰吾有兒不及壯而歿沈
氏一脉未有寄子勉之釋吾治吾病可耳遂絕
葷血朝夕精苦事佛如頭陀者餘十年所至婦
翁歿不得已再親家政非其好也婦翁無恙時
微有資蓄余婦略悉之至歿後蕭然無有此其
故或可致詰而碩人一不問曰吾有此兩兒足
矣時婦翁業市新居而力不克營徙碩人曰吾
旦暮人耳寧可令諸姑以壻氏營徙耶于是竭
力營徙而家遂困碩人明決周悉曲體物情親
戚往來親施之禮雖貧不失尺寸比歲爲佑儔
聘親吉孺納婦家益大耗不支簪珥盡且質衣
矣然碩人神日瘁而體日腴或以爲賀婦每鄂
余竊憂之曰吾母非腴痰耳以故得預爲營美
枹以歸去歲碩人痰壅上不知人汗下如雨食

頃始甦歸奔視起居卽起坐指撫如嘗矣自是輒發卽易之竟以今歲壬寅二月十七日之夜一發而隕余與婦俱不及訣傷哉其日午後碩人呼余家知事僕檢括文券故藉手付妾王曰汝謹視鎖鑰俟二子長而授之又出終壽衣手自檢視曰某物當綴履上亟綴之余幼子辟邪黃昏入揖曰汝讀書吾舍半月吾今夕見汝汝歸爲我謝汝父母及汝生母輩蓋儼然訣別之語又語豎子我睡後或呼汝汝必速應無後中

夜如之豎子啓門而妾王亟披衣入遂歿其手佛家預知時至久脩者所難而碩人易之豈所謂得正而斃者歟始婦翁棄二孤時大者五歲小者三歲碩人撫之首尾十年碩人死俱能痛哭盡哀如成人此可以卜其成立碩人今而後從婦翁地下可矣碩人生嘉靖乙未十二月初七日距歿春秋六十有八碩人姓高故右族父曰敞母倪父早世家疲于官碩人從母育于嚴氏年始七歲嚴翁厚資遣之一姊長碩人十餘

歲適錢氏中丞之裔貧替無後碩人子一起儁
娶董俱先卒妾王子一起佑聘太學生吳邦楨
女起儔聘太學生毛恩女女二長余婦封孺人
次適張兆登府庠生養子一吉孺娶沈氏碩人
爲人端謹強毅知大體遇事能斷識度過人僕
妾無敢狎視骨肉親戚間雖至微者處之曲盡
恩禮修脯旨蓄每手調以備賓客之需靡不精
腆卽客沈氏者去後不能忘其大者可知矣余
壻沈氏今三十年碩人視余猶子余性通脫不
爲仕宦計碩人輒深憂之致其忠規或閨門小
嫌子姓薄故碩人食飲不甘矣傷哉余婦曰吾
王父母父子皆銘之能斬于吾母乎余唯唯乃
拭淚追述碩人懿行而銘之虞不盡無形飾也
閏月初七庚子奉碩人柩權厝于孤山之陰坐
向以待吉卜而從婦翁銘曰

人婦之賢賢而婦也碩人之賢賢而丈夫也樓
居避新嘉然有子不已明乎手撫一孤鞠躬盡
瘁不已忠乎死生去來處之蕭然不已超乎鳴

呼碩人豈曰女而丈夫卽丈夫難之矣是可以
銘矣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徐少師文

天眷皇朝誕生喆輔作帝股肱舟楫霖雨惟公
弱冠致身青雲魁三尺五挾藻摛文繼批龍鱗
盤桓浙水竟回帝眷大用伊邇惟公閔度玄鏡
潛機能柔大奸令不見疑大奸旣斥帝眷益篤
居中調燮皇路惟肅肅廟大漸公念大忠遺詔

一下涕泣山東肅能正終穆能虔始功在社稷
惟公誰侶乃拔巖穴乃甦瘡痍滌煩䟽滯以登
清夷公勲則高公心則小捉髮吐哺母捨我老
公之持軸二十餘年功成身退優游林泉公之
福澤逢涌鬱積始自嘉隆波及萬曆上之十載
公滿八旬禮官上請存問惟勤梁木忽頽白日
西匿天子曰咨喪我良弼祭葬易名恩禮有加
生榮死哀於公何嗟况公後嗣鳳毛麟趾繩繩
帝廷家聲鬱起吾儕後進夙範光儀奪我著鑑
同情共悲何以瞻公列星有爛敬酌椒漿公庶
其鑒

祭陸平翁宗伯文

嗚呼先生四朝遺老明時上瑞存問特典公平
兩被英嗣晚毓青雲蚤致乞身歸養彩衣曳地
庭階翩翩孫枝鱗萃賀客滿堂祝公百歲公健
七筮翰墨遊戲述抑之詩無耄我棄朝野願公
靈光獨巋何不憇遺一老云逝公性恬淡去盈
去羶雖登八座半處林泉白衣尚書火食神僊

太平丘壑九十七年聞公將化登堂易衣端坐
拱手氣息漸微公真天人蓮出淤泥出沒三界
如兒娛嬉媿余小子玉堂後輩謁公於家諄諄
我誨一再待公有示必記黃髮無戀何待詞費
欲以靜拙儀公一二公不可作憶公隕淚凡今
之人獎競遺恬鳩鵲在囿鸞鶴棄捐公在此時
雅操誰傳庶幾無悶永懷昔賢嗚呼公生盛際
完名備福木槲喬松花艷寒菊凌霜獨茂經冬
逾綠使公爲想必有不足惟曲則全柱下知之

公神在天其肯余詞

祭陸臺翁冢宰文

天祚國家誕生名臣或開其泰或亨其屯顯允
陸公海嶽降神手握日月胸羅星辰弱冠牽絲
以迨抽簪五十年中力障世氛屢進屢退不淄
不磷孳孳求才妍媸不昏如彼朗鑒萬形自分
晚總銓政簡登正人運霹靂手整頓乾坤不盡
公用咄嗟乞身乞身歸來清涼是遵萬菩薩衆
圍繞欣欣歸而淵嘿與道爲隣天不憖遺俄聞

快雲堂集 卷之三
上賓生荷隆知棄疵採真拂拭青黃折而復伸
感恩知已有淚淫淫嗚呼公在朝廷舟楫霖雨
而於佛法金城寶杵無刹不現無求不與乘大
願王驅天龍鬼疲於津梁而今已矣天人哀傷
波旬驩喜我之哭公非以吾私爲蒼生痛爲大
法悲來以緣集去以緣離公於死生如脫垢衣
千里之情絮酒隻雞公神在乎庶或鑒之

祭汪司馬伯玉先生文

嗚呼嘉隆之間文章道亨瑯琊新都代主夏盟
遠近攀附鼓吹休明朝叅笑語暮集大名我生
也晚兩叨賞激歲月幾何典刑雙匿有識含渡
吾黨增劇如彼迷方而失斗極我昔西來公神
政腴食我誨我金石不渝嗣吊婁水賁於西湖
二仲同臨飽我青蔬我仕留都忽聞公訃迨今
十年公尚未墓殯於太函草棲神路絮酒隻雞
用托情素嗚呼自古文人厚終者希位壽榮名
子姓雄飛物或忌完道有成虧惟公遭際九列
金緋逍遙林泉陶鑄今古讀公遺文雕龍繡虎

年逾六袞庭階楚楚旦暮翻騰踵公之武公何
在乎修文帝居握手哲弟憶公嗟吁使公而在
尚未期願梁木興歌泫矣其悲

祭茅鹿門先生文

嗚呼公起茗雪擅譽文壇史遷歐陽逸氣後先
公所自許誰曰不然余昔童穉讀公著述謂公
天人追攀莫及不圖當年忝附膠漆惟公筮仕
著績循良嗣由郎署佐臬遐方決策雕勦卒隕
天狼公也兼才文事武備惜哉中讒未展其志

白華偃仰益昌其藝自古文士玷缺其常至有
貧困不厭糟糠公享素封壽而且康有賢子孫
景星鳳凰公之仲子余忝門墻二十餘年屢登
公堂辛丑孟秋公滿九袞先期稱觴衣冠接膝
高文大章焜耀四壁公也婆娑揖讓其間執禮
無失人謂曰僂百齡在望奈何不延所可幸者
仲君南仕請急而歸公遽有此先時仲君戀戀
於公公勉之出敦譬從容孝在養志無守而翁
仲出公牘余勸勉從至於今日始賦厥衷所遺

憾者公最憐季季才尤高尚阻謁帝咫尺雲霄
而公不視嗚呼造物多違人事難齊公也八九
爲天所私在文士中公稱龐眉金緋九十字內
所稀我采芳蘋以薦清卮公神在天一笑熙怡

祭陸敬承文

嗚呼敬承遂罹斯酷耶始傳病甚或謂且死道
路之言甲乙彼此胸中耿耿如懷棘枳遂歷弦
望猶幸君起豈知大謬竟悲逝水乙未之夏余
憩湖上時君適來徘徊共賞君戀親舍抗疏於

朝南山佛廬息駕以遨余幸叨陪飛羽揮毫醉
醒語嘿無非逍遙日暮余返醉僧墮驢厥明相
語大笑軒渠無何君歸寢苦臥廬隔濶三年時
得君書一疾不起天道可疑又憶南都迭居璧
水同籍數人驩呼爾汝桃蹊梅埒交珂錯趾君
也將發遍歷諸峰攝山牛頭惟余得從攝山之
遊將軍作主笳吹競作君欲洗耳時從余者長
兒驥子奮欲造巔崇朝其雨至遊牛首君亦攜
雛旣臻雙闕而日已晡羣峰大江煙雨虛無相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對僧榻同飽齋蔬君嗣尤朴布被青裯歸而語
婦可藥華腴其他名利天界靈谷鍾山之巔清
涼之麓或憩蒼松或哦翠竹或送飛鴻或狎馴
鹿君旣鵬騫余亦貂續天壤之間有對無獨自
余再至興消意俗山川非改逸駕難逐又憶丁
丑公車共對余媿驢前自甘避退君實獎余俾
不終棄君面團團心非憤憤能斷大事濶畧細
碎文章浩蕩奔濤湧沫惟君之才曹丕十倍珠
玉在側誰不形穢嗚呼生才實難世實須才使
君而在必握風雷從容談笑舟楫鹽梅而今已
矣淒涼夜臺天之奪君不遐而速豈其棄民而
貽之毒公私之情付之痛哭余且拂衣還從白
雲人之云逝良悲索羣郢人正容匠石揮斤鍾
期旣往伯牙破琴惟余與爾庶幾古人一觴奉
酌想見欣欣尚饗

祭黃懋忠宮詹文

嗚呼嘉靖之季文運衰靡靡極而振誰建鼓旗
隆慶改元日月再輝公起浙右天下從之片紙

墮地不蹉而馳金馬玉堂優悠論思奉使唐藩
頒詔高麗諸侯負弩蠻王握衣咳唾珠玉晃耀
華夷兩典文衡八閩京畿賢書旣出名士纍纍
錄成公手正正奇奇懸之國門一字莫移名以
之高謗以之隨帝曰胡傷進公講幃旦莫宣麻
舟楫鹽梅公不可留衡門暫棲堂標碩寬樂而
忘饑妒猶未息誰惜蛾眉余始偕計謁公京師
進而教我意常孜孜廿年之間或合或離河山
雖隔音書莫違謂公物望終攬國維如何一疾
而誤於醫嗚呼論公文章雄視一世而舉南宮
不爲首論公才品實冠詞林而謝朝列僅四品
庶幾以期願慰公而又止中壽益以徵力命之
相左而造物之難齊也嗚呼隙駒易邁薤露易
晞於其中間顯晦稱譏其細已甚達人所嗤公
起世胄入等宏詞父子兄弟接武金緋官詹翰
學位亦不卑青山白社兄弟怡怡何所不可而
戚戚自摧日月不延窀穸有期扁舟送公咨嗟
涕洟其鑒芬芳颺然來斯

祭于見素文

嗚呼公中丞孫世爲冢嫡善積慶餘嗣宜大出
公嗣多奇仲也白眉少年脫穎鴻漸天達爲郎
爽鳩抗疏忤時歸而侍公彩衣晝披公昔丙子
登名賢書鴈行四人兩舉宏詞仲子飛翻卽罷
公車物忌多取道乃集虛仲投蓮社遠公是師
公獨深信愚或見譏厚德如公必踐期願不滿
七十天道可疑福流子孫挹彼注茲憶歲丙子
初式公廬偕公兩弟園橋是趨北征遇公殷勤

路隅癸未禮闈余忝分考啓卷得仲欣出意表
自茲徃來益綿世好廿年之間再登公堂承公
起居悅豫且康子姓振振朴茂矜莊仁者有後
公其足當歲非龍蛇哲人云亡聞訃驚悼涕泗
其滂金沙秣陵一葦可航擬拜几筵躬酌一觴
守官於斯末由出疆乃遣哀詞佐以薄將公神
何之逍遙帝鄉颺然其來鑒此芬芳

祭李年伯見衡文

嗚呼公起雲代遷於廣陵積仁累世至公廼興

邑符早綰藩伯晚登如公才望三事宜升四十
餘年如一條冰公飽經綸尤長邊計其郎職方
已見端緒備兵開原小試一二用公之策唾手
三衛惜哉賈忌有志不遂公在中州權相道經
藩臬大僚屈膝郊迎公作揖客守其硜硜公嘗
馳驛嚴旨未行權相銜公波及姓名遂鐫三官
公意自若臣節必申臣秩可削江陵死後連移
陝洛再陟楚憲洗冤求瘼忽憶蓴鱸五臥林壑
南北交章薦公邊才本兵督臣側席虛懷公非

和議卒忤撫臺開原不可况全遼哉當事惜公
公堅不回轉公開藩全公出處吏議尋及以年
致仕公曰胡傷聞報色喜冊立進階公臥已矣
高寶瀕湖宜田宜墅扁舟往來課讀課耕松竹
可友鷗鷺可盟足不入市口不言兵英英衆雛
足寄家聲長公最顯客部繼鳴孝廉文學聯翩
而起公之報國何必以已三紀周行十年林處
自卜土山龍穴秀美我樂湖居死必埋此築堂
始畢旋亦上賓公蓋先知志氣如神官至二品

壽幾八旬孫支內外倍於右軍生死榮哀全福
全人中丞書來狀公行事公昔蒞浙予盼予庇
廿年若飛倏爾長逝握筆銘公當俟名世製詞
不文聊寫哀意

祭方衆甫學使

嗚呼公產雲間才高行修自登賢書余卽同游
奇文欣賞疑義與搜山川非阻臭味長投余也
先登公再落魄癸未禮闈幸相物色一易一書
兩魁經術豈敢貪天喜公奔軼宦轍相左廿年

飛蓬三佩州符一贊兵戎尋擢外臺視學觀風
尺書時來跡遠神從最後入閩甲乙髦士羨登
武夷兼食荔子忽聞卧病奄然不起廣柳扶將
傷哉羅綺余今解龜逍遙湖山追憶舊遊扁舟
雲間徘徊丘隴宿草斑斑炙雞絮酒有涕沈瀾
念公多情而未聞道死生去來如夢幻泡所恨
違離靡從早告公如有知相視一笑

祭陸以寧

嗚呼雲間羣龍公最聞道同官舊京切磋笑傲

死生之故目存心了如燈取物如谷呼鳥曾未
幾何公忽云亡公之別我使車皇皇余時病疴
祖送未遑嗣病燕邸俄返其鄉又明年春宗伯
九十周旋朝使相禮無失公素體腴忽焉立骨
易賀爲吊傷我宗伯惟余泊公廿載交知早望
脫穎晚乃遇時我之門士公之座師公每退讓
余時戲之死生之說如環首尾何短何脩公已
契此豈如世人拖泥帶水公何之乎乘箕御尾
不腆溪毛聊以薦公禪悅法喜一笑相從

祭大中丞南掌院方麓王公文

嗚呼惟公世之真儒邦之司直白首窮經富於
著述自南總憲遡郎爽鳩五十餘年一節不偷
自公之暇一編在手研精覃神千古師友公所
論著周禮春秋尤邃于書膏腴畢收公昔持節
分憲浙右諸生屢進嘗被公誘嗣交太史通家
往來晚玷南雍公也掌臺公年彌高而氣彌厲
恪勤政事著述不廢迨公懸車余一造廬杖履
蕭然貌瘠神腴謂公之壽必迨衛武賦抑之詩

無毫捨我如何一別公忽遊僊人誰不死公平
德全况也紛紛庭階芝蕙太史而下後生可畏
有終者壽不朽者言誰傳儒林公名不刊寒雲
其滋氣肅天高公神何之鑒此溪毛

祭馬在田郡丞文

萬曆癸卯夏六月哉生明郡丞在田馬公以病
卒於官邸又三日計聞武林又六日其同年弟
兼部民馮某謹以清酌庶羞率男諸生驥子鵠
雛壻太學生沈鳳哭且祭之又爲文呼公而告

之曰嗚呼憶公始臨辛丑之冬余時將雛就吳
乘龍謁公彩鷁醉之梵宮各出兒壻侍坐虔恭
旣欣聚星亦感飄蓬夜闌秉燭彼此禿翁公生
中原才高氣雄兩典劇郡民和政通淮海毘陵
棠陰籠從天子嘉之擢公治戎憲節金緋樽俎
折衝宜公直上天門九重如何折翼手板在躬
始謫塞北量移江東吾邦何幸福星載逢佐郡
兩年半在病中間出視事遊刃於空吏才旣贍
文翰尤豐喜對賓客唱和雕蟲余數過里魚服

相從公必強起延坐從容二子在侍賓友或同
有時投轄厭厭夜鐘叩公經濟淋漓滿胸尤長
邊計指畫不窮公息六月旦晚搏風天何不弔
遂逢鞠凶初見公病杞憂忡忡欲勸公去攝生
雲峰囁嚅不吐余卽負公公寔梗柙何不喬松
同籍五六宿草蒙茸公尤耆舊吾情所鍾憶別
未幾訃聞如夢公之二子蘭茁桂叢翻飛可待
公門其隆生必有成如環始終所以至人能契
其宗牛山可鄙漆園何工公之明悟寧戚厥哀
吾子吾壻公視猶子率以哭公公神臨此

祭袁太冲先生文

德靖遺老寥寥晨星先生久壽足備典刑余識
先生二季是因非之微之雙玉並珍余時攀附
投社入林卅年之間或飛或沈乘車戴笠義炳
丹青未壯事公忽迨衰齡嗚呼先生國之老成
成名甚早涉世何速初郎爽鳩中歷風塵晚徒
王官禍起寺人垂老被逮伶俜苦辛于時二季
聞難赴京蹙蹙蹙蹙執別友生先生何傷詔獄

鬼薪俄而南歸百折不磷先生之學淹博多聞
先生之才鞭撻風霆先生之譚縣流屑瓊先生
之貧四海一身東西南北終歲跋踳有子而才
命亦不辰微之晚輟投筆從軍南極在堂北計
亦真何況身後祝融相侵幸出烈焰就窆青岑
吉凶禍福糾纏難尋公困再世孫枝忽芬仁者
有後此豈虛云庶以慰公屬續欣欣余忝通家
哭公宜早竟以事羈傷哉宿草絮酒炙雞耐公
于兆公庶來歆颯然雲表

公祭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
大學士致仕華亭徐公文

嗚呼惟公昂宿降祥高嶽孕靈應期命世翼我
皇明嘉靖之季壬人竊柄孤忠默挽回天悟聖
運屬鼎革改父爲難公草遺詔天下翕然公在
政府先後二紀不激不隨用襄上理格猜以信
激濁以清惟公之功夥矣難名昔在肅廟國本
幾殆且議南巡欲發者再黃臺絕咏白雲罷謠
社稷毋聳僉曰公勞爰自嘉隆至今萬曆士安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逢掖農安稼穡公身雖退公澤尚存三朝元老
四海達尊壬午之秋公滿八袞有司上言禮問
方及公庶加七爲抑之風天子割袒蒲輪迎公
如何昊天不憖一老公勿可追列星皎皎訃聞
之日天子轍朝公卿以下莫不哀號祭葬易名
恩禮有侈生歿榮哀於公已矣况公庭階玉樹
歲隳慶餘善積惟公是貽某等不佞幸從公後
懷公典刑以庶不疚公功在人公神在天敬酌
椒漿以告几筵

祭徐大來太僕洎配董恭人文

嗚呼太僕南州之裔自虞遷吳蟬聯富貴公幼
秀朗爲明時瑞壯登甲科以階膺仕初郎司空
尋加冏貳壽宮之役公有勞勤天子嘉之增秩
賜金雲霧忽起公乃投林計然之策末效其一
廼用于家錙銖纖嗇乃營園林乃治宮室選色
徵歌卜夜繼日公之戲耳聊寫吾鬱懿茲恭人
女士之特來自茗谿送車盈百靜一端莊其儀
不忒富而能儉貴而能抑樛木廣愛小星咏德

寶婺雖潛明珠繼出公于此時破涕爲娛月日未幾忽報公徂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吉凶倚伏理故難拘嗚呼公才宜爲世用如師子兒惡靜喜動時方急士柰何棄公無裨于國使豐其宮我之于公周旋甚久知公甚深惜公無已三十年來屢登公堂縱橫名理切磋文章久而益敬樂而多方室家相見停舟命觴感今追往有涕浪浪公身後事賴有佳壻納言宗英輔車之勢存孤禦侮歿生靡二公庶欣欣含哭入地不腆溪毛佐以椒漿雙神何之肅然在傍

祭故行太僕寺寺丞語溪養心呂公文

嗚呼先生卽世五易歲矣不孝與先生幸同郡聲教相聞又竊嘗執鞭于先生之仲氏泰興公益習先生爲人謂先生質直淳謹有通德長者之風遂不揣徼寵于蹇修氏以次兒鵠雛爲先生令女辱甫及成言而先生病且歿矣痛哉已嘗一再登先生之堂瞻仰先生遺像撫先生幼孤因泰興公國賓公叩先生踐履想見先生

爲人益欬歔不能已卽受命泰興公以敝帚爲
先生役媿不能揄揚盛美百一爲先生羞所幸
鷄雛漸長能從扁舟親省郭安人起居與先生
令嗣嬉戲翩翩繞膝足慰安人晚景而先生竟
不及見也痛哉卽他日徼天之福以克成禮子
姓振振不隳閥閱詎惟賤門之光卽先生寧不
欣欣地下哉歲三月之七日爲先生窀穸之辰
敬陳一觴爲先生酌嗚呼生存華屋忽焉山丘
聖賢皆歿誰挽迅流人之云淑庶其千秋公神
在乎絳宮瀛洲

祭鍾西星文

嗚呼惟公弱冠登朝黑頭典郡折而復起盤桓
不進如公才器何所不宜精詳敬慎允矣吾師
公在桐汭余亦薄謫公弟畜我如膠投漆周旋
三月誼乃千秋時公乏嗣控神以求相別未幾
余忝雍席公郎爽鳩相望南北書來款款慰我
渴飢喜公生雛神貺在茲公有通才而起謫籍
謂公日暮金緋熊軾曾是積薪躋於屢推一病

不起命實爲之以公清望宜至公卿而終郎秩
以公厚德宜享期頤而未六十誰扶廣柳至自
帝鄉藐焉二孤衰絰在旁路人酸辛親戚悲傷
惟余駑劣忝公末契青山始歸公喪適至何以
酬心惟一掬淚嗚呼去去華廡歸來一丘爽鳩
何樂牛山何憂有如旦暮喻之浮漚以公宿慧
當必了此絳宮蓬萊神乎至止我作是言一笑
相許

快雪堂集卷之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座師汪雅堂先生洎師母江安人文

嗚呼惟我汪師與自新安父丞當湖卑位多艱
公猶黌校出訟父冤太守擲掄是何草野日月
未幾爲郡司理太守郊迎變化何駛士真難相
夕死朝榮公于斯時寵辱不驚安人之智先識
禍萌公在樵李神明豈弟士安其教民誦其恕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四登薦剡僅陟南署始踐亨途亦履危機太守
墨敗乃公是疑如公之才不至金緋歸築遂園
蕭然宴處佳客麗人揮腸接塵人壽幾何請看
逝水遂營生壙死使我埋家貧不問子死不哀
生平之樂惟有酒杯安人賢明出自令族相夫
勤慎馭下慈肅晚佐公娛黽勉旨蓄公沒未幾
安人繼之雙玉同埋宿草棲棲千秋萬歲樂此
園池伊昔吾師浙闈分考所薦三人余更年少
公曰汗血早當雄飛果踐斯言公喜可知憶在
南都得公手示爲我作傳以覺來世遂聞公訃
狀公銘公未及奔哭十易青龍公身難贖公恩
未報酬公溪毛公神鑒照

祭封編修陸公文

嗚呼令子與余等契兄弟而翁吾翁在彼猶此
公興于婺族望清綺上襲華構下開令子振藻
園橋播芳梓里孰是令德宜享遐齡七十五年
怡怡視履令子曰謔吾父老矣拂袖歸來屢召
不起萬鍾何爲寸陰足喜天獎孝衷果及送公

我殮我舍必親必躬子情無憾天壽有終余聞
公訃百感填胸每憶送孥丁丑之冬相見道途
婆娑兩翁生後沒先久背音容又傷奔哭抱痛
靡窮嗚呼同爲人親修短無定同爲人子有幸
不幸公雖告殂而積深慶白雲亭亭涼風在楹
遠托蘋藻以寫哀情公神在天是鑒是聽

祭楚雄守常公文

嗟乎余與公生同邑也長而同膠庠也鄉同舉
也舉而同出新安汪師雅堂之門也仕而同南
雍也余忝爲之長而公屬也公徙官而不離乎
南也數載周旋腹心而道誼也余歸而君楚雄
也握手離亭傷遠別也公去而嫂氏留病不能
俱也公生兩雛長待行也餘六十而始一孫也
公去兩年音書絕也天末依依望公覲歸而握
手也訃音忽聞心驚疑也旅櫬來歸經萬里也
嗚呼公爲人忠信廉潔才猷揮霍爲人謀竭盡
心力終不告勞有君子長者之風一青氈三十
年晚陟二千石未展其用客死萬里外名不登

甲科年不至上壽身沒之後家業蕭然寡妻弱子未免有衣食之憂亦可悲已余也追惟宿昔之驩深痛死生之隔敬申一哀而叙其意如此公神在天其知之也耶其不知也耶

祭吳霽宇太翁洎配凌碩人文

嗚呼惟吳之先承兩司寇公以昔孫鍾靈孕秀出後中河克嗣堂構配凌碩人壺德並茂卒柔嚴姑瑟瑟琴並奏割田平量裁濫塞竇公與碩人一先一後用登其家陪于先授公才甚大僅舉

于鄉公車屢頓施而未光碩人之賢薦淑無傷貫魚以寵獲雄果雙是夫是婦宜壽宜康天何不弔潛神掩芒公隕癸未二孤尚稚食之教之阿母是視旣立旣婚曰吾已矣掃除一室奉柩而棲焚香誦經病不禱醫先定終制藏之篋笥臨終授子啟而行之去公十年而喪母儀令子仲庚與吾鷓驥幸聯婚姻高大非儷仰公及媪日月之際昔在淺土悠悠年歲今從吉卜將埋雙蛻乃陳生芻乃潔牲幣率子若孫就位而祭

惟鑒芬芳幸無我棄

祭吳年伯德園先生文

嗚呼惟公之先館閣蟬聯公少多才作賦草玄
五車四庫無不窮研發爲文章囊倒河懸才高
數奇不逢何媿不在其身而在其子綸章錫公
人爲公喜公襲衣冠塵蒙不啟與天爲徒不交
俗侶名山遊目清泉洗耳仲子肖公文彩風流
跡淹簿書心醉墳丘家庭之間揮洒唱酬諸孫
林林捧觴奉羞如公之樂人間鮮儔胡不駐顏
忽嘆藏舟禎與仲子金蘭膠漆仕臨吾鄉舉同
吾籍近聯葭葦遠托親戚聞公之訃有涕橫集
哭公不時乃以事羈敬陳椒醑侑以蕪詞公不
可起公神何之其鑒芬芳颯然來斯

祭項少溪文

嗚呼先生何以死耶先生之才具足康世而僅
參乎列藩先生之文章足以華國而不登乎詞
垣所以摠先生蘊藉而展先生生平者庶幾職
方之一試而隨以投閒先生之子虞之庭堅予

小雲堂集 卷之三十三 五
忝夙契道義金蘭方奏捷于禮闈而先生病疴
漸以纏綿予時賀先生于臥內形神雖倦而應
對便便爲述佳夢頗有歡顏豈意伯氏錦還之
日而遂爲先生埋玉之年嗟乎先生名高行潔
器周識圓朝想良彥鄉推大賢雖百身其願贖
而胡爲乎一疾之不延遠逝太息親知泫然予
雖孱劣服先生之教而懷先生之惠已銘心而
戢肝技淚陳詞永矢勿諉

祭袁六微之

嗚呼雲間社中君才且少與兄非之齊名異調
吾黨先後霄途連翩二難同滯君獨路邊曳裾
王門擊筑燕市班筆易投蘇裘終敝君更多情
留連酒家歌殘蒯緱淚洒琵琶有時一擲百萬
立盡白首不移以至大困室愁青鬢堂虛綵衣
君皆不顧聽人是非君豈無心猖狂自放巨魚
失水終期破浪晚遭奇窮改服卽戎執鞭爲之
以詭一逢天高莫問定命難侵猿臂不侯夸父
鄧林邯鄲南柯無小無大烈士狗名焉論成敗

快雪堂集 卷之三
歸葬余丘與父相望地下起居其喜洋洋我之
別君方哭先子君也見弔揮淚相慰二十餘年
空悲逝水哭君以詞呼君不起

祭彭欽之

余昔羈窮君最念我授食置壁義高今古羣彥
如雲余才最駑賴君餘輝首玷圭組從此海內
知有馮生羣彥繼之共振英聲君雖不遇亦享
大名至于末路艱苦伶俜越石被刑冶長縲絏
君亦何辜久乃昭雪昭雪未幾一疾奄忽天于

善人何其酷烈君之少也裘馬休休結客揮金
片言山丘中歲偃蹇志在千秋力不抗命屢空
長愁嗚呼有才如君胡爲蓬華篤行如君壽止
六十天道悠悠孰云可必憶丁酉秋君應鄉闈
據鞍鏘鑠余及見之而今已矣薤露可悲我之
哭君炙鷄絮酒車過腹痛雖戲而厚仰德懷人
昔者吾友

祭姚伯道文

嗚呼伯道其人如玉生于名家丹山鸞鷲媿余

晚交飲淳挹馥地產名茶君也多蓄白下武林
歲遺相續余返家山君乎我期虎丘明月我至
君歸再期湖上桃花始飛出門而阻從此長違
一晤之緣天且靳之況其大者實命不齊傷哉
伯道幸有兩兒清標玉映麗藻珠輝賓客滿前
歌舞後隨法書名畫傾囊不辭孰謂君死死而
名馳商飈始勁黃花滿籬我乘一葉于彼畫溪
何以伸情絮酒炙鷄呼君不起涕泣漣而

祭曹鳳陽孝廉文

嗚呼孝廉侍御之孫老鳳將鷄待時飛翻胸羅
五車筆揮萬言俱老公車何命之屯癸未之冬
憶始識公常袁同遊笑語從容又十餘年而交
公子片言投合遂成知己樽酒論文甲乙彼此
或來武林或泛婁水退述相思淋漓滿紙公聞
其狀爲之色喜小兒何知得幸太史余在白下
公也遭艱歲月無幾復悲逝川聞公之訃于今
一年乃子煢煢門戶獨肩內外公私苦心萬千
書來云云余爲潛然乃子高才履困益堅霄途

非遠咫尺騰騫不腆芳菊以獻几筵公庶鑒之
乘雲而前

祭王逸季文

嗚呼逸季弇州少子才如干將莫可迫視精心
舉業叅玄去滓捉塵相向開心傾耳竹箭之交
東南之美余每相見弇州不死續集巨麗富于
前編君任校刻至廢腴田剗剗初落君亦不延
捧讀增嘅泣下潜然人傳君夢其言頗悉聖者
在前坐而呵責君跪受教懺罪甚力甦而斷暈

抑遠聲色知君多生應真接席師友之間提警
篤密月日無幾忽報君疾因而破戒以至于卒
寡妻可念矧無兒息傷哉逸季胡至于斯弇州
箕裘伯也獨支蒙莊有言彭殤可齊君雖無年
亦胡足悲以君宿慧豈涉昏達弇州在天復益
佳兒不腆溪毛聊寫吾私冀君來歆乘雲而嬉

祭沈志棠文

嗚呼公產華胄家于水鄉父兄三世赤霄遊翔
公處其間飡英沐芳余因太史始登公堂公才

有餘不屑祿仕第五之名豈減驃騎濬冲竹林
仲長樂志況有佳兒文章宏肆南北再斥而名
益彰近滋蘭蓀庭階馨香旦暮天定玉署明光
何不憖遺白日西藏維余幼女事公諸孫成禮
幾何芝枯蕙焚嗟此孤寡伊誰撫存呼公不起
銜公深恩吾倩云亡先公一歲公屢過存相對
揮涕春蔬夜杯輕舟時繫而今已矣幽明忽異
嗚呼公壽望七不爲無年兩子多孫美宅良田
堂構有托書香有傳薦公溪毛公庶欣然

祭沈超宗壻文

嗟乎吾與爾父石渠膠漆爾兄爾弟俱生京國
戊子南歸里門赫奕父母夫婦金緋榆翟賀客
滿堂英雛繞膝人曰德門餘慶無斁如何一旦
道消勢易太史溘先觀察嗣失晚殲爾母門庭
淒寂爾與爾兄煢煢呱泣爾父身後忝結姻戚
高大非偶爾祖降擇爾屢我顧冲齡茂質揮酒
大字逼人咄咄必爲令器綿爾世澤我在南雍
爾至就室成禮卽行母疾孔亟姑婦相見首尾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日次年仲秋余歸爾逆望日得雄報我喜色
我時就爾作湯餅客周晬再行歌吹鼎沸武林
長溪一水猶隔爾更就我買鄰僦宅湖山勝處
花月佳集少長俱從爾常在側爾質奇穎寡嗜
紙筆我以為憂而爾不力名優歌舞古墨遺蹟
晚更好奇小試黃白意匠所寄匪云其溺以爾
之才回輓簡策輔以良友何所不入惜也夭折
虛其秀實爾之別我去年七夕兩月之間生死
異域爾病遄歸萬分危急輕舟奔赴惟恐不及
瘠軀失故聲音乖昔再三托我文我墓石彷彿
可辨誰不酸鼻勉進藥餌猶支數日幸爾到家
骨肉無析爾亡三月又添次息爾有遺言果信
無忒爾兄北歸形影單隻哀纏手足痛割琴瑟
屢欲作文悲哽思戢月日不居周歲行卽念爾
始死崩摧胸臆薄陳絮酒寫我悲戚素幃蕭蕭
涼風淅淅爾神何之悅其來格

祭蔡太學文

余昔擇地余溪往還識君父子倒屣邀驩父也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參軍先澤綿綿君遊北雍六館名傳宜振家聲
克中青錢如何不篤命之不延君之仲子侄女
姻連吉凶慶弔情非漫焉余仕南國四年之間
交臂相失宿草芊芊笑語不聞素幃寂然寡妻
慘結愛子悲填況也老親抱影閩天滿架詩書
負郭桑田庭階之下森森芝蘭人誰不死君死
也安不彫不琢乃純乃全彭殤可齊誰非大年
君神何之恍在余前敬薦溪毛侑以哀篇

祭吳仲虛文同黃貞甫虞長孺

嗚呼仲虛多情嗜義于吾三人足稱臭味去歲
別君以葬伯兄窀穸未幾疾病忽攫朱夏訃聞
人倫傷悼而況吾黨交非以貌雙雛尚幼誰支
素封寡妻猶子輔車相從始君哭兄情悲意激
金石之文吾輩握筆曾未再朞倏而哭君孰是
敝帚忍爲君文以君忠朴好行其德宜登大年
而不五十爽鳩之樂牛山之哀古今一揆大悟
孰開君于三寶給孤戰勝一滴在海窮劫無竟
我信君神必越霄途殺蒸桂酒屢舞婆娑君庶

我歆其來徐徐

祭黃端甫長公文

嗚呼公副憲元子學士喆兄竝爲國華益振家聲每憶丁丑公車同業學士指南公任確切俄而同舉遂玷石渠公亦高騫徘徊鳳池尋擢栢臺自南而北例始于公出按南粵霜威所向部內肅清品流無濫苞苴不行如公才望雅操冰雪臨事若驚憐交如執宜登三事其用始盡胡爲閩臬逶迤不進公曰命也林居可樂學士同

時亦違紫閣偕我兄弟集我賓朋教伎徵歌鼓瑟吹笙余老西湖客視故鄉至必訪公畱連杯觴公或出遊顧余湖曲必載聲歌驩呼達旭學士捐館先公五年人壽幾何樂者爲賢公性真素謙冲自牧自困而亨進退維谷開口而笑歲月幾何經時不面以哭代歌公之令子余之門生咫尺霄途旦暮勃興公何不待而卽長夜羨公暮齡猶添玉樹長君能兄公亦何憂雙枝並秀慰公山丘同籍故舊彫落八九余忝靄光朝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露何有餞公之行有淚如繩絮酒炙雞以娛公
神

祭葉章含給諫文

嗚呼余昔癸未分校禮闈頗稱得士君名最馳
初閱君卷才氣奔佚首薦不能竟置二十鄉會
同名數或宜然庶幾詞館顯君如椽君更有志
雕蟲是恥竟不入試願宰百里初試金谿再蒞
蕪湖不畏強圉惟工撫摩媒妒司理謗書非一
君曰有命竟爾得直天子召君置之諫垣權姦

斂戢避君直言更以才名司衡楚試羽毛齒肉
悉爲國器晚議東事曲突無功君籍可削君名
愈隆歸來十年課農教子上終用君一疾不起
君年已矣其用未盡君有子三庶恢餘燼媿予
林壑屢登君堂焚枯酌醴白頭相莊君素矯健
偶疾何害不謂纏綿醫藥不迨君沒無幾外侮
忽侵豈知下石昔稱斷金一歿一生交情乃見
翟公所書古今何憾白日易匿長夜悠悠哀君
就殯行卽山丘敬託短素寫我長愁君何之乎

有淚沾裘

蘇公河書古

蘇公河書古

蘇公河書古

蘇公河書古

蘇公河書古

蘇公河書古

蘇公河書古

蘇公河書古



